



雲養集七八

~ 16
2439
4



門和16
號 2439
卷 7-4

雲養集第七卷篇數

賦 五

辭 十

策 一

傳 五

論 二

議 一

第八卷篇數

議 一十六
私議附養才

說 十三



野荒途窮其觸於人也如攢槩齧刻膚透髓舌強靴鼻血凍墮指
戰栗無汗齶齧齒毀譬如張趙鍊獄來索羅織死猪宿囚突地定脈
又如蠶盆納蛆辛螫集肌叫呼宛轉四顧靡依昂視則義和倉涼而
失馭織阿曠睽而攢眉蒼龍困蠢而頭縮長離斃斃而垂翅河鼓皴
皴而乘箱天孫跂坐而拋機雲慘慘而無光夜漫漫而未涯頻視則
冤巢複陸蕩蕩寥廓混沌不起七竅皆塞燭龍長吸冰玄潛蓄巫彭
操藥而喋痺常羲振浴而瘳癩凡山林藪澤飛潛蛟蠕之屬喑默啖
嚙攝居聚族苙首累籍嗷嗷朽空蛟蠕彈於淵底虎豹斃於穴中閔
馬牛之殞墮傷坏蟄之閉窮莫不圍圍如癡矻矻如憊挺挺如腊磔
磔如蝟乃至崇岡揭丈尋之材重泉多天白之萌瓶甕無水而忽破
金鐵不觸而自鳴訝冰酒於窗甕驚絕絃於匣琴物猶如此人何以

堪至若攫揄復帳煖閣遽簷燒燭圍爐斟熱醬甘猶患夫熾獸炭如
潑水擁鷗鷖如刀鎌蠻袖淒而蹒跚辟候澀而攝箝乍罷歡而撤娛
逝憤恨而傷心况乃酸儒窮峻薦被漏屋衣無奇溫甑塵滿刺領頰
波叱鴟蹲龜伏負暄不溫琰琬曲局寔文字之無救顧婦子而慙恧
又有矜寡悖獨偃蹇延羸顛連無告逢此酷罹靡有穹蒼之念詎望
咎刻之緩邾廢爐而靡悔讓吞炭而無愠羨燈蛾之樂死悲千雀之
瘡瘡哀彼命之不終儘不繫乎修短原夫恒寒之異京博攸著崇罰
峻岡侮敵輕慮聞善不予道人始去諒一氣之相感類鍾應於山崩
念賊化之方淑夫何致此咎徵瓊樓嵬而蕭瑟豈無感乎 淵衷莊
當戶而賑寒景罷臺而恤窮惟文武之張弛仰參育之神功疇將吹
乎秦律挽國風於沖融

春雷賦

壬申二月十八日時春分已過而寒
車猶健是日大雷忽作電擊甚多

閱大冬之祈寒頑陰痼而久留疑四陽之不振喜聞蛙於西疇何豐
隆之遽發儘滄暑之所無乍隱隱於山頭繼矧礧於雲衢於是嗟噓
列缺礧礧煜熿蒸雲燒空曠昧閃爍火道飛掣疾聲輒作雷礧軒隆
菴獵揮權東西並驅南北交錯其始起則淅然如淮堰之大決沛然
如呂梁之直瀉儼然如敵天之翮轟然如赴陣之馬忽奔騰而磅礴
旋脅閱而啞啞轟崩塌而响嘒聲撼岳而震瓦蒲牢吼於雲間乖龍
伏於林下玉女倚壺而掩目阿香附車而股栗爾乃奮其斧楔縱橫
亂出過之則灰燼觸之則糜滅或懲夷廟之隱慝或碎黨碑之奸筆
人畜之無辜而或遭焚燬草木之無情而或見摧折方蓄怒而思逞
又安有玉石之別哉當是時也天無定色瓜分幅裂地無定居震蕩

斲斷山川夫所沸騰崩岸鳥窮獸挺竄屏惕怵百鬼怔營鯨鯢奔突
已復叱咤哮赫駭毒栗疾淹恚滯怒移時不歇耳不及掩喘不及息
莊士失其矩步集雄為之撤食道和投鋤而喪膽夏侯抱柱而失色
狂夫數愆而瞿瞿婦孺穿壁而扶服苟非服索遶之毛珮四照之穀
加之以重華之威德安能遇此而不惑惑也噫嘻吳我粵自虽尤逆
命軒轅造兵折衝威敵之具日新月生未有如近世大礧之烈且轟
者也夫何天未懲禍反效其聲來動君子之國故驚于于之氓蓋嘗
聞雷之為象也在易著經綸之占董子稱號令之意警偷惰之苟心
斷猶豫之大事坯蟲於是乎啓戶句萌因茲而出地其亦以威克而
能自濟者乎矧茲積陰奪序盤據屬塞陽壯欲出陰拒愈力所以勃
鬱憤戾抵冒搏擊致兩鬪而俱傷失和平之恆德戒之戎之惟爾下

土蟻蝨不識不知畏天之威各敬爾儀悚息鞠瞻俯伏思休大雨如注霏然雲收

登高賦

並序○在
洵陽時作

班固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作大夫也如僕者羈孤負累之人謏陋寡聞之士何敢比蹤賢哲玷汙風騷徒以跡滯荒濱時逢素節悲秋臨水不禁宋玉之懷去國登樓爰效仲宣之賦是庸寓

目崇阿寄興禿穎辭曰

登蒙山之律兇兮循洺州之古城攀磴道之犖确兮籟浮雲而捫星覽民堡之舊墟兮環土阜而蟻封何昔日之捨攘兮僻隅猶此罹鋒頓東南之大野兮黃雲翳而西成茲海堧之天府兮寔弘濟於中京

陟峨嶺之高巔兮訪遊仙之遺蹟若羽化而遐舉兮風泠泠而襲掖精英鬱其特秀兮多佛窟而並陞割陰陽為昏曉兮繫裂眦而盪胸衆列苑之奔騰兮莫與汝乎爭雄曠無垠而四顧兮接灑氣於太空杳吳門之匹練兮悲牛山之落景征鴻之去無極兮洲渚闊而天迴瞻彼水之滔滔兮亦赴海而不休哀吾生之瓠繫兮羨浩蕩之波鷗望冠岳於雲間兮懷佳人於瓊樓緬城闕之參差兮緯羣龍之所經道蕩蕩而無偏兮徠八荒於庭衢升夔龍之濟濟兮孰求庇乎民生紛驚列而競趨兮路擊轂而如霆契寤歎而永思兮心結轆而迷醒羌搔首而問天兮閭闔閉而路長窳夸父之逐日兮知己力之不量回阮轍而尋逕兮又蒿萊之滿目聊乘風而翱翔兮騁遐想於川陸攬時物之將變兮蘭蕙萎於空谷慨少壯之不來兮夫何為乎形役

昔實兮之見放兮天長歌而自勞
庾被譴於鵠島兮猶上書而圖報
身處窮而篤志兮救前修之卓識
安素履而委命兮庶憂悔之無積
依山椒而發嘯兮聲振越乎林薄
願從蘇門之真人兮至道在於默
默

悼亡賦

在沔陽時作

彼姝子兮在江之渚芙蓉為裳兮蕙為佩
亭亭玉立兮凝無語恭執
槃匱兮婉而孌澡身潔行兮儀不忒
心絕歆慕兮甘淡泊昔余負戾
而出城兮寓龍山之江閣服勤勞而
周旋兮繫虔共其朝夕經長夏
之靈霖兮浪滔天而打屋雲卷黑而
風嘯兮野燐夕其閃爍守短檠
而執鍼兮志專壹而無貳悶余心之
戚戚兮聊笑語而相慰迨余竄
夫南服兮續倥偬而解攜謂茲行之
不久兮勿傷神而遽悲既經時

而歷歲兮道更賒而便稀朝聞鶻而
乍喜兮夕聽鴈而長啼歎節序
之易邁兮含涕淚而寄衣容光瘁而
黯淡兮腰肢瘦而減圍將病軀
而匍匐兮又屢感於寒威菱塵翳而
首蓬兮蹇誰為予膏沐長延佇
而俟休兮冀暎律之回谷何一疾之
不起兮路便隔於幽明飄桂子
於月中兮委蘭質於佳城旅館寒而
秋深兮河漢薄而雲斂夜漫漫
而如海兮燈炯炯而吐燄撫角枕而
自悼兮詠唐風之葛生魂彷彿
而入寐兮歡勞苦如生平凝微睇而
綿藐兮故躡躅而含情倏遽遽
而相失兮月鑿帷而淒清載寤歎而
轉輾兮宛清揚其在目惜芳卉
之驟謝兮又何緣之淺薄固修短之
有期兮值運途之窮阨惟生離
而死別兮懷纏綿而難釋然憂思之
無益兮且撫桐而高歌嗟人生
之如夢兮曉雲空於梨花

懷歸川賦在沔陽時作

余生于荳湖之涓長于歸川之鄉年垂強仕挈眷入京自是鞅掌塵途未嘗一日偃息在牀也總之在歸川者為三十秋去歸川者為十九霜雖無定於轉蓬猶回戀於首邱夢長在於東湖心常繞於雲樓天雲樓昔日所居處也夫歸川之為鄉也處楊廣之交臨汕濕之會峽開山媚沙明水澮朴獻翁比之於西湖昔獻齋先生嘗曰吾人燕時逢錢塘形勢我國斗陵歸川之間可當之但少人功舖置耳李樊老擬之於蜀山者也斗尾兩岐參俗傳昔有人自中國得猿來者至斗尾始啼蓋其山勢如巫峽故也東樊李晚容詩云山似蜀山江似吳沿江十里之間往往多名宦世居之村青灘為呂氏之園斗陵稱丁氏之灣百山丁丁家灣接呂家磯彼金鳳之窈窕寔先祖之攸卜金鳳歸川之王山名在沔水東先祖文貞公始卜居此岡巒迤而環翠澗溪澄而練白挹藍島之春曉攬雲吉之秀色

在南北江之中雲吉江北山名有水鍾響棹謳於鵝洲白鵝洲在沔下聆

樵歌於酒谷酒谷在雲吉春曉雲吉晚鍾分南北於阮里歸川中有一溪天

東則兵人連東西於陸屋右顧則平田無賦左眇則清流漪漪其木

則有松有檜其果則侯栗侯桃美稱趙園之櫻香著韓氏之菸其魚

則斗尾之鯉朗湖之鰕酒則牛渚佳釀器則瓷院秘色瓷院或稱分

以此凡生民日用之需遊燕觴咏之具可以取足於是矣于時仲父

在堂兄弟無故進有詠雪之懽退有聯牀之樂窓明几淨身閒心適

搜奇文而欣賞玩古經而撥索或聽鶯於梨園或垂釣於漁曲梨園在

後漁曲在村口梨園聽鶯或挽棹而訪友或乘月而尋禪金鳳之故

明月彈琴於花樹之亭花樹名品茶於洗硯之泉泉後有泉出石閣流

石上有古人所流憩於千章之陰濯足於萬里之波惟茲邱之信美

匿隱者之棲遯爾乃志有事於四方恥埋沒於田廬辭猿鶴於故山
 飛輪轂於上都凌太行之危磴駕灑灑之怒濤紛傾軸而摧檣猶送
 巡而未休閱名園與華屋竟非吾之所有循澤畔而孤吟感年歲之
 遼暮望故園於天涯神邈邈而西馳樹幾圍於手種石曾溫於坐磯
 嗟一身之漂泊撫陳迹而累唏川原紆而路阻知曷日而旋歸夫人
 情窮必反本倦則懷土是以三閭瞻楚仲尼思魯衛女遐想於淇竿
 漢祖興悲於粉社班生望入於玉門烏孫願為乎黃鵠柳子憶善和
 之坊蘇君述眉州之俗自古賢智聖哲之士莫不皆然余獨何人能
 不傷心而壹鬱乎客有笑之者曰夫人之懷鄉井者為有親知與田
 宅耳子之去鄉已久親戚凋謝朋舊零落後生少年但聞子之名不
 識子之面他日歸去得無似遼陽之鶴乎且子之在歸川素乏一稜

之田又無數椽之屋投老歸里無所依庇將欲作紇干之雀乎子有
 松坪蝸廬尺贊薄田在牛鳴之地尚不能身往一看乃思三百里之
 歸川乎是故達人委命仁者安遇等飛鴻之雪泥笑鴛鴦之戀豆昔
 戰國之遊士朝居秦而暮楚國尚猶然鄉於何有子謂江鯉湖鯪何
 如海錯之珍美牛渚佳釀何如汧川之鶉酒汧川邑人善釀杜鵑酒物無分於
 厚薄地豈在於新舊因相與大笑引滿舉白陶然而醉山暉欲夕

辭十

六將軍迎送神辭

宛院人每季春繪六將軍像鼓舞以樂之設賽求福六將軍皆忠而死國其神最靈也故

迎神曲

穀朝芳出門結柳車芳沐芳蘭大巫芳娑娑被蛟服芳鳴珮環春水

闕兮桂舟簫管鳴兮啾啾江雲漠兮山雨冥靈之來兮風颼颼帶陸
離之長劍兮駕九花之兩虬蹇可望而不可褻兮君將降兮夷猶水
曲兮山阻故國兮何處月臺兮遊麋鹿壽宮兮長木黍一條鞭兮壯
氣虛長城壞兮日如炬松柏兮歲寒特立兮誰侶迎神一曲兮聲悲
切哀猿暮號兮烟生渚已而天時兮不可違君速歸來兮無延佇

右崔都統 陸

待夫君兮山之陽將以遺此芬芳招招兮我心悲橫流涕兮潏潏胡
笳動兮月黑若有人兮幽篁儼七尺之堂堂兮御斯風之驕驕斬佞
頭兮繫馬頭擲雲中兮血淋漓颯颯其竄伏兮鳥獸駭其奔忙靈
剌剌其將臨兮倏飄舉兮翱翔桂旗兮明滅遙騁望兮心傷杳杳兮
莫攀乘八龍兮遊四方白頭之山兮石齒齒豆滿之水兮波洋洋夫

君壯志兮應泯泯夫何浮雲之變幻兮蔽兩曜而漫漫望九天而訴
帝兮閭闔閉而路斷悵獨立兮太息恨不生夫羽翰迎神二曲兮聲
淒淒天地慘淡兮集霜霰日暮途遠兮君不歸君不歸來兮心曲亂

右南將軍 怡

陳桂樽兮琮席聊逍遙兮今夕舞迴風兮拂袖響戛雲兮摩蓬紛交
鼓兮鳴鍾靈皇皇兮來格旌蔽日兮士如雲左執鉞兮右拖戟白虎
躡泥兮朱鳥翔裂缺流光兮從霹靂雷隱隱兮鉦鼓發青楓合兮走
鱗碧靈之來兮偃蹇慰我人兮無射殺氣黑兮太重恐蜂蠆之有螫
羌於邑兮永歎余懷有此巖積登高岡兮望琴臺陰雲翳以四塞下
有洪濤之澒濛兮寔維公之遺宅公乘潮兮揚靈朝出遊兮暮適迎
神三曲兮瀉我憂山月微茫兮杜宇啾願君歸來兮飲此盃水國兮

不可以久留

右申總兵位

望侯出兮江之洲迎侯歸兮山之幽人言侯來兮未分明衝曦夕起
兮捲碧油偃蹇連蜷兮出雲際手奮靈戈兮橫威牙孤城月暈兮鼓
角冷慷慨流涕兮援玉袍疇昔之事兮未敢言天地冥冥兮風雨愁
南門紫氣兮互不滅千秋萬歲兮精靈遊生為忠臣兮死作厲鬼親
執雷斧兮驅南酋萊之州兮馬之島靈車日出兮震海陬虽尤先驅
兮飛廉御崩奔蹙蹋兮血雨墜天道循環兮陵谷變其庶在今兮成
侯志迎神四曲兮衝危髮江波洶湧兮江樹折天氣向暝兮南方濕
侯馬歸來兮吾將秣

右宋東萊象賢

靈暮降兮金巖表亭亭兮獨臨續相迎兮不顧愁衣裳之濕嵐雲旂
來兮容與風肅肅兮驅兩驂招義旅兮左右若煩寃兮深林月皎皎
兮疑君顏雷轟轟兮象君音君擁劍兮南出掃扶桑之妖祲既全孝
又盡忠兮煥竹帛於古今汀有芷兮澤有蒲思夫君兮勞我心君不
來兮謾悲嗟既見君兮云如何迎神五曲兮壯心崩碧天寥廓兮山
嵯峨邊警久息兮腥塵消君應歸來兮枕畫戈 右洪將軍季男
有美一人兮天之涯嬋媛修服兮掃蛾眉閱春徂秋兮相睽離我心
實悲兮君不知君既有約兮日勞望天路險難兮行獨遑山何為兮
繚曲樹何為兮參差日荒荒兮下極浦目渺渺兮為誰神靈兩兮滿
江霓旌飄兮委蛇臨石澗兮采蓀酌桂醬兮芳樽予駕言兮適野靈
恍惚兮奄當門叢鈴起兮中堂道分明兮君言曰予抱此貞操兮天
柏舟而不謏虽氓之彊暴兮介鴟媒而求歡予既拒而力弱兮竊獨
羞夫淫奔望蒼梧之暮雲兮懷君子兮淚潺湲父母兮天只諒我情

兮懷恩奈妖嬖之譎張兮固嫉予之紅顏潛吹沙而射影兮傷蘭蕙
 之遭焚聞君言兮心如燬仰穹蒼兮聞此理君佩潔兮君容美命之
 薄兮誰使迎神六曲兮銷剛腸北風吹樹兮西日涼鯨鯢盪舟兮虎
 嘯谷胡不歸來兮故罹殃

右林將軍慶業

享神曲

園有栗兮山有榛非敢潔兮誠以陳靈濟濟兮升堂祭啓齒兮不擊
 龍旂動兮蜿蜒笙瑟和兮繽紛酒既旨兮肴既馨靈醉飽兮我心寧
 神降福兮穰穰驅妖氛兮延吉祥雨時潤兮風時調麥兩岐兮粟千
 箱我惟埏埴兮陶為業不若不窳兮利堅貞百願遂兮無虧俾卒歲
 兮樂康樂康兮何以報終我生兮不可忘

送神曲

雲何來兮容與風何去兮遠遶聞君行兮在朝焯不寐兮中宵太倏
 忽兮莫知將何處兮送將歸院柳兮依依汀草兮芳菲樂莫樂兮復
 何之山山水水兮月如霜飛龍翩翩兮共翱翔

行路辭二首

雲慘慘兮北風寒雨雪交加兮蹉躓晝昏吁嗟行路之人兮手足凍
 戰喘喘冥行兮不知禍福之門左觸崖石兮右臨深淵梟鳴鬼嘯兮
 怵魄瘦魂猛虎得意兮當路攫人噴血如雨兮跳跟叫謹吁嗟行路
 之人兮進退難顛天無辜兮天不聞
 雲慘慘兮北風烈雨雪瀉瀉兮飛鳥斷絕吁嗟行路之人兮小心慄
 慄俯不見地兮仰不見日將避蒺藜兮又逢枯枿飢渴頓踣兮衣穿
 屨缺猛虎晝嘯兮蒼崖崩裂豺狼助虐兮憑陵隳突雖有親戚兮莫

能相恤惟彼豺虎兮逝肯我活

策錄共二

三政策

哲宗大正御極十有三年因湖嶺民擾設屋正廳議
錄採三政之術六月十二日上親臨設策今措紳

儒生成造在庭以十日
為限呈卷于成均館

臣謹對伏念 殿下御極十有三年垂拱淵默不大聲色百姓未聞其過而內外羣臣咸仰一德一朝發德音垂明問降哀痛之旨求矯揉之策大開擁蔽博聽兼觀凡在瞻聆孰不感激磨厲思所以對揚之術而其小民亦宜歡欣蹈舞以為自此庶見至治之世矣乃者制策之下聞者雖皂隸婦孺莫不指以為文具其識者反憂以此失信於民譬猶持食物以誘饑啼之兒而不即予哺愈致憤鬱且今日國家之勢委靡已甚而欲行大更張之事慮其終或致窘迫而有意外

之患臣於是不勝慨恨而重之以憂感焉意 殿下平日乾剛有所欠斷而為民之志有所未孚歟若然則以 殿下之聖明必不率爾作此大舉坐失四方之心若不然而自度可以有為綱紀肅清於上而需澤得以下究引用長策不撓不奪終始如一則此 宗社無疆之福而兆民再生之秋也 太祖 太宗實鑑在上於此舉豈不兢兢焉察其安危之際哉 聖策有曰國之大柄止理民之大柄歟臣竊以為凡事有綱有目有經有緯田賦為之綱而軍還即其目也田賦為之經而軍還即其緯也今者廢綱而理目舉緯而亂經其勢至於本末俱病莫可究詰 殿下猶以三政並舉欲苟存其名而採之於經緯綱目之外此臣所以悶鬱愴怛而不知所對也臣請先舉田賦而言之臣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我

國處山谷之間無珠貝犀象錦罽之產外番貨舶不集于港唯是區區租稅之入是資是用可謂貧且寡矣然而均之之術未得其宜所謂結負之法自麗季而不明本朝列聖相承重於更張往往因其制而畧救一時之病或同結而殊尺或同尺而殊結皆非畫一之古制也然當時民無怨言而頌聲作者以其仁化洪苞風俗淳厚執政大臣皆寬廣慎重不喜紛更故上之所為民皆信而安之也及夫世愈下而敝愈甚俗益薄而怨益切正稅反輕而橫斂無窮以今觀之如弊褐之朽爛不可復試綴葺之功惟棄之而已制財者猶置之不明不黯之中以恣無窮之求嗚呼雖江海之大尚有時而竭況於區區片壤乎夫偷惰者不可以成國掩曖者不可以示民事之不光明磊落而能有成者鮮矣何者偷惰掩曖者私之所由生也光明磊落

者信之所由立也古之明王知其然也必精思力進立法簡易於是一井其田而天下之事皆平矣漢之限田唐之均田宋之方田其制莫不以地為主而均民之產民產均而國用裕矣今也以無常制之田付無常祿之吏陳者永頌災者永免無干戈金革之變而日有蹙國之實事勢如此而猶不思改量者誠以上下經費素不出於田賦而土地之事為不足念也事之掩曖莫此為甚夫穀出於此而用在於此人莫不知之奸媾之偷弄豪富之隱免人莫不知之非徒舉國之人無不知之殿下亦已嘗洞燭而無餘然不敢窮清其源者百弊既痼而益不忍明言以正之也事之偷情莫此為甚臣竊聞與議皆以改量為言是誠不易之論也然以今法量之則勞費至廣奸偽滋起此亦不可不念也我東田制素壞加以曠久不量之餘名雖結

負其實與鴻荒無異此天道窮變之會仁人制作之時也 殿下誠
能有意於此則臣請粗效其說夫三代井田之制臣亦知其必不可
復漢唐限田均田之法臣亦知其必不可成不博於古而可效於今
者惟方田之法是已其法始於宋而成於明朝至今中州尚遵用之
魚鱗圖冊是也其在本朝亦已試之 肅廟時平川君申琬上疏極
言量法之未善且述俞集一方田之法先行於海西四邑而稱其均
平名曰丘井量法圖帳詳密分負極均設墩定方各自打量畢役於
旬朔之間因其丘井推步道里於一邑之中東西南北之遠近山川
田野之形勢一展圖帳瞭然可辨中朝用之五六百年而不壞我朝
試之已見數邑之效此誠天下之良法也臣愚以為做行此法設彙
網經緯之線所在田皆以千步為方其溝塍交錯地勢阨隆者因其

故而勿變也但正子午之線明地平之法至其四圍之角築墩樹樞
使勿漫毀而易辨識之積步而為結審等而定稅載之圖帳如魚鱗
冊之法雖不辨縱橫之人可以一舉目而打筭之矣陳起損實表白
自呈雖老媾莫得以容其奸矣苟如是正稅自廣而國用自裕前之
科外亂經之賦並令蠲罷秩然一出於正此不過用數年之勞而開
萬世之利也或者謂近日民俗傷敗凡有新令易致騷擾而激變此
亦不然夫使斯民傷敗而稷化者誰之咎耶上之人不制其產故下
之人無恆厥心今 殿下苟能誠心愛民斷以行之何憂乎不成臣
往者聞嶺南人之言其民變之邑朝廷為之蠲逋括了不過除數年
之害而齊民歡喜踴躍仰頌國家之恩有爭鬪而欲訟者輒相止之
曰吾輩前日何以生乎今得免於溝壑方與爾共享安樂爭訟何為

臣聞此不覺泣下夫民之情乃如此臣以為朝廷猶未盡知之也所謂軍籍乃匡國衛民之具也以其有收布之利故遂與經賦混稱無別臣未知其何所據也匹夫匹婦寃及泉壤我國家以此失和者殆三百年臣不欲縷陳其弊請畧舉 列聖朝憂念矯揉之事為 殿下誦之昔在 仁廟時廷臣請收結布 肅宗三十七年請行戶布其他儒布口錢游布之說紛紜並行而 諸聖人大度恢遠深憂永圖恐以弊生弊而迄無定行逮我 英宗大王三臨闕門涕泣論良役之弊於是減布一匹而均役給代之法興焉夫以堯舜之聖行博施之仁豈不欲並其一匹而盡蠲之誠以田制未有釐正則舊規碎難盡變也自是羣臣不能奉 聖祖之意恬不警飭均役之歛自如而良役之弊復增嗚呼弊源之一開難塞有如此矣夫戶布游布口

錢之說皆有所據然或違於經常或不合時宜均非良法惟結布最為無弊然以結出布乃田賦也謂之軍布不亦註乎古者寓兵於農田無二賦如今改量之後調養兵之費於正稅之中而永蠲軍布則其制稍近於古而可以召天地之和矣試以三營言之 先朝諸臣固已病其難養而欲省並以減良役之弊者也或謂宜存裁革屬之於各其本道復戶給保並依舊規別其名號優恤鍊習凡有調發定將領赴召留一營之兵專屬宿衛此臣之先祖古相臣金瑄之議也分為五營各二千人分番屯農於畿內肥饒之地使自資食此古相臣柳成龍之議也惟 殿下之裁擇焉所謂還穀乃一時救荒之政非歷世通行之規也孔子曰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事不成夫以穀貸民而國資其耗使奸吏操其柄名之不正不待智者而能言矣國

家一年田賦所入不及十萬石而諸道還總爲千餘萬石本末之顛倒乃如此焉今諸道還倉所在空虛吏按虛簿白徵如舊無理之甚又如此焉夫法之善者後世猶或壞之依不善之法而恣其豁窳之欲者亦將何所不至哉議者知其如此而猶不敢昌言罷之者以有零碎升斗之耗爲經用之資故也苟如萬不得已則何不加賦於正稅之中而革此無用之法乎臣以爲改量得宜則正稅之入可實倉庫理財有道立法不苟則常平社倉之法可以復矣苟如不得改量無他可資之廢惟還上之名不可不罷何者國家寄倉庫於貪污之腹緩急無所取資藉此而虐民者又自如也何故立空名而受實害斷喪邦本至於如此也 聖策有三代尚矣止支離其說乎臣聞事不師古而克永世者未之有也三政之至此是不師古之故也中朝

歷代之制世或不同而蓋溯做古昔各有一定之規豈如我國三政之專違古制者乎今 殿下乃欲捨古制而謂之支離其不支離而用之者必在於今俗苟且之見蒼生何望焉 聖策有本朝開國止亦有古制之可援歟臣嘗竊伏歎善法易壞純政難改夫以限年改量之美制迄今屢世而不能舉者奸胥富戶不顧者多而執事者爲其所制也土年六九之分亦不無均稅之意乃至土年同等年災邊減損之又損以致正賦之輕賤者爲守令者違經求譽以要薄賦之名故也若夫五衛之罷在 宣廟二十六年而伊後八十年之間三營相繼而設夫長征宿衛之兵不可過多量其稅入可養萬兵然後乃餽三四千今無養百人之力而廩給三營無事之卒甚非所以安民衛邦之道也若夫放番收布之規將帥值國昇平因便而規利與

唐末邊帥之剝歛戍卒固無異焉至於還穀之取耗補用初非感世之政宋儒胡寅曰晉漢剛取雀鼠耗及省耗直多取實倉廩比當輸運反不給耗而責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以此觀之正稅取耗尚貽後人之譏而况貸民收息為堂堂國家之經用乎 聖策有廣訪典故止變則達之義也臣聞非知之難行之惟難行之而未得其當者則知有所未盡也今 殿下虛心延訪容受於文字之外求言之道可謂至矣摘三政之疵使羣奸老醜莫掩情狀燭物之鑑可謂明矣宵旰憂勞惓惓於矯革變通之方愛民之志可謂切矣雖然臣猶有所疑焉既知其不可不祛而威有所未加既知其不可不恤而惠有所未究百姓雖蠢安知 殿下之心如此憂勤哉 聖策有予欲從頭釐革止不外於是臣竊念今日矯揉之術大畧如此 殿下

默識與人之情而先發其所欲言者臣意竭思索夫其所對然夫智者察之於尋常之言明者辨之於大同之見惟在擇長而用之如何耳 聖策有第念此左右牽掣止香玷于危歟臣謂人君為政掣礙之端有三立志未確一也法之未善二也權臣當國人主不得自由三也方今 聖明在上大小共職誰敢沮遏惠化不使之流行哉此特法有所未具而 殿下之志尚未確也夫人無賢否而在乎工之所用所謂得人者豈必如殷之傅說周之呂尚然後可以量田哉且量田與治國何如今 殿下既舉其人而置諸公卿百執事之位使公卿百執事皆得其人則量田亦不患無人使公卿百執事皆不得其人則 殿下固當憂此之不暇奚獨於量田難之哉臣以為得人之難專在官使然但無用天性貪虐喜私背公之人稍舉其有望者

而專任之優遊寬假屢省乃成則必能了 殿下之事矣又令諸道諸縣妙選有修行具能者令縣次續食以上聚之太學授之成規而講較之習筭計紐折之法 殿下亦時時召試而獎勵之此其人必皆感激知恩足以供使於是以此官監領以此人打量疏其姓名於圖帳之末則迨後攷驗可按以賞罰此何足為掣礙之端乎至於辨財臣亦以為難言竊料中邑量田之費當用米二百石錢百貫然後可以支給總計八道之費為米七萬二千石錢三萬六千貫方今內外虛耗何以區劃臣又竊計諸州還總雖小邑亦不下四五千石其耗四五百石臣請原耗之外每石權加捧一斗以此意曉諭人民其外營邑科外之歛一切禁斷則民無不從之理而量田之費可以有裕矣若夫查括充丁之際易致混淆誠如 聖教凡事之不清其源

而治其流者其為力倍蓰卒難收效此 列聖以來吁咈疇咨未副其憂勤之志也若夫蠲還而置常平義倉 殿下雖空言無施臣則以為太平之基實在於此何者仁民之術固已講究於 淵衷推而行之雖不中亦不遠矣臣願推演聖意因獻救時之方夫我東還穀本非古制謂之社倉則吏操其柄謂之常平則無糶糴之實適足以開羣奸之門而成積弊之府也今請因其舊貫因其倉庫而一依社倉之規凡邑外倉庫多設屬版區分面洞而藏之就各面中差定監官各洞中輸人守護吏惟於出納時謹修簿書無預於他則人人視同私藏省助之效可著矣取耗雖非經法且依社倉收息之例別置一倉於邑中而歲歲蓄積以為常平歛散之資亦可以待不虞之用矣至於引作經費臣之所未聞也伏念 殿下臨御以來不高宮室

不飾苑囿不頻宴樂不修服御不求褻味不愛玩好此數者臣等之所共聞者也然而僅治 聖躬化不及門外財用安得不屈耶臣以爲卑宮惡衣不足爲節用惟先祛左右之私然後百度可貞夫以婦寺之微人主一聽其言則其門已如海矣賄賂由是而生徵斂由是而多廉恥由是而喪貴戚大臣亦不能不爲之低仰而天下之事皆瓦解古之亡國敗家者如出一轍此無他人主徇私而忘公昵近而忽遠之故也臣非敢以 殿下爲然也究今日致此之由亦豈無所自哉故相臣閔鎮遠告于 英廟曰地部一年所入僅十萬石而所費輒過之宮人宦寺掖隸之數比大典所載不啻倍蓰而皆受厚祿凡宮女一人一年費米百石近千宮人當費幾萬石邪夫以 英廟之恭儉當時掌計之臣已有此言况以古度今所入愈縮而所費愈

廣民生安得不困耶至於京司外營日支月給之數臣請言其故還穀之取耗始爲補欠而已後遂有會錄之法十分其耗而公用其一至 孝廟時取五分四以爲公用其後全耗會錄此無他冗司漸多而支下漸煩道臣帥臣規利於常祿之外也如至十百年後官愈多而費愈煩則將受取何耗而補之哉凡此諸條皆非膏肓難醫之病惟少試良藥立致霍然 聖策有嗚呼予以寡德止汪然流涕者乎臣伏讀至此不覺涕泗之交頤也願臣生長衡茅久蒙化育卑微寡陋無以仰答昇平徃者屏息衢路與京外萬姓遠望 清蹕仰瞻威儀穆然在車不顧皆以爲吾 王有人君之德而今值元二之災陽九之厄是將天啓 聖衷使奮發而有爲也今承此明旨始信前言之似不偶然惟願 殿下思君之所以爲君今日廷臣思臣之所以

為臣 殿下思皇天 祖宗所以付畀我者何道尊居九重之上享
以錦玉者何意百官兆民所以望於予者何事今日廷臣思國家所
以寵之高爵優之厚廩者何意竭力殫誠以補宸職者何事如古之
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三政不足乎也其末 命之曰子
大夫止親覽焉聖問切至至此臣敢復進其瞽言之說夫三政之法
固有未盡此臣所以欲更張者也然以之行數千年或二百年而
弊不至此者制用有節而王法得以下行也今 殿下不修其本而
欲橋之於三政之末雖使大禹制田劉晏掌計亦何益哉臣聞先王
之制雖天子止於七廟者非薄於祖宗以民力有限也今 太廟及
永寧 永禧殿之外內有 真殿外有諸宮臣伏聞 真殿茶禮薦
以饒味糜費甚多臣恐後世有豐昵之譏而謂非聖人之孝也且諸

宮世數既遠僅宜以次奉安一廟使祠官享獻以時則私恩已伸於
前日而 聖孝可則於永世矣昔 英宗大王命刊行各殿各宮供
上定例及國婚定例各司定例所減省萬累十萬此尤 殿下之所
宜儀刑者也至於常供水刺御服之外又聞有自外進獻之例云近
來閭閻或有此俗皆牽於婦女之私而傾產繼富習以為常士大夫
知禮之家尚且切禁而况堂堂千乘之供安用此非禮之物哉始於
口腹耳目之微而其害至於損國體喪資斧成民瘼誠非細故也
殿下自一己之私而斷之羣臣孰敢不奉公制度清於宮禁四方孰
敢不嚮風哉於是減冗司汰冗官禁侈靡節遺問取各宮各司征權
之稅專屬一司以補經用竊取公穀錢幣經營私利者嚴繩而誅之
則財用不患不裕矣古者重祿以勸士詩云終窶且貧莫知我艱此

衡之所以微也今三公之俸無異胥吏諸州小吏無升斗之料如此而欲不侵於民得乎臣謂宜量增其祿以養廉恥然後斷一切科外之歛行久任之法明贓污之律塞僥倖之路則民生不患不安矣苟如此雖不揀三政國家有泰山之安 殿下子子孫孫長享無疆之福矣臣謹昧死上對

傳

共六錄五

權兼山傳

權鉦者漢師人也祖耆事 正廟為承政院承旨鉦少孤無行有奇才七歲為詩曰水聲冰底滑山色雪餘肥見者歎之比長知世之不可容常怏怏逼陋乘拘檢而樂放縱所為多不法隣里人皆畏避之鉦喜施與家貲素饒舉賑貸親戚朋友貧者貲既竭乃南遊湖西行義氣平不平常戴平涼

笠自號兼山湖之人粉黛匍匐無不知權兼山者嘗喜遊墟市聞善秤物直市中百貨交易唯鉦言是俟鉦中立左右顧眄若無所為者然狡商黠賈莫敢隱情悍校猾吏戕伏畏望如土塑偶人日暮收其羨餘為酒肉費日不下數千湖人有倚勢豪橫強奪人墓地而葬者墓主不能禁鉦至其家徐慰之曰無憂吾在必不任公受枉乃為書招四方行賈浮客得數千人登山發其塚斲棺暴屍梟置豪人家而詈之曰若倚蚊蚋之力賣死父欲求橫福今日安在哉若使錢能籍制貪污吏獨奈我何言發一家忍哭吞聲磕頭屏息鉦去三日而兒聲不出於門自是以來湖人無敢載骨而夜行者矣洪州有富民守王子家墓一日以私怨撲殺鄉中士其子三人告狀于官富民逃藏王子家中知州使人求之王子許諾械送州獄富民計窮無所出將

納賄求免鈺聞之卽至士人家大呼豚犬三子者驚懼出門見鈺拜
伏鈺叱曰今人賊殺汝父偃居食息于明世汝三人不能手刃徒畏
懦怕死違回待他人之手乎彼一朝納金錢辭反獄決放出大幽一
步地汝雖欲報之得乎三子者拜且哭乞命鈺噴噴曰顧汝不能吾
爲汝成之乃發人復招前所召者日中會州門如雲乃共破圍扉縱
三子者入任其所欲三子者爭先剗腹取肝且啗且齧斷頭腰解支
體蹈舞踴躍而歸州人爲之凜然稱快初知州聞權兼山至牧府吏
不敢妄動及三子者報警獄竟無事當是時監司令長有不飾簋簋
者鈺道叱辱之監司令長皆掩耳而過鈺性忼慨疾佞如讐凌轢豪
強聞人有難夜不能寐是以所至貧困單弱之人倚之如長城遭禍
構難無告愬之人待之如渴鈺素與同閤人黃子容善後子容亦貧

困寄食於洪州母家居數年母家不善待因辭歸將復之漢師道出
沔川遇權兼山蓬頭垢面荷擔歌謳而來熟視子容曰子非黃秀才
乎胡爲而至此子容亦驚喜握手且訴所由鈺大慟曰自吾漂泊以
來常恐途死無所收者吾以汝爲葬吾者矣今乃復爾因共入酒肆
中箕踞放飲相與歌哭而笑且罵焉將行問子容所向曰還故土耳
有資否曰無鈺盡出橐中錢二千五百以給之子容辭鈺笑曰子念
我乎我輩經濟不似爾措大齷齪卒授而去後子容至湖西徃徃過
鈺於道上嘗從容謂曰可惜良玉棄置田中改行干祿子之才可以
售矣鈺不答指途徃高檜歎曰直哉此知我心子容曰何爲鈺曰若
使此檜移置矮屋之下伸之不容屈則傷折今立於廣野之中無屈
曲之容傷折之患風雨霜雪能效其節丈夫顧不當若是耶且今之

仕者非為酒肉與色乎是吾嘗有餘又何求焉後五六年鉅死某郡途中死之日不訃而會者萬餘人皆失聲行哭舉節西鄉招魂出錢而斂埋之湖人過其下者無不流涕歎息戊午冬余在漢師夜與黃子容論湖西人物子容道權鉅事甚詳鉅身體壯健語音磊落能飲酒百杯不亂食全狗不能嘗喜作詩所止成什其所云沔川途中與黃子容共賦者頗有奇語可稱青山可與無名氏白髮偏多有志人當是時湖中有八豪者藉地勢以任俠聞然義聲皆出權兼山下子容亦好義好急人難與余有舊名休子容其字云

琴師李元永傳

余在漢師時時從琴客遊蓋盛稱琴師李元永云丙寅春余以健寢郎直齋所聞甚人有言此鄉有善琴者其人可與言也余欣然趣

召之有頃至門頎然長身美風儀兩鬢白星星攬埴而行余使人扶之登階迎謂曰某在斯某在斯已聞其姓名乃向所稱琴師李元永也余驚喜曰吾以為李叟異世人也叟固在此中乎於是李叟盡訴其平生授之琴凝然抱琴而思乃作歌曰此身何身兮昵侍青宮此琴何琴兮得娛銅龍年華不留兮身如飄蓬琴兮琴兮誰知汝窮歌闕徐撫微絃引商拂羽座中無不泣下者余悄然良久謂曰叟老矣無能再名於世吾為叟且圖不朽可乎遂為之傳曰李叟初名元豐字君甫自十世以下皆學操縵至叟而名益著性所宕喜遊不問家十七隸掖庭署衣袵服從諸少年遊於青樓之上螻蟻曼絲左右倚市而唱者靡勿目屬心艷薪得一眇叟則無所惜費務博其歡以是諸遊士女嘖嘖說李別監賢當翼宗代理時聞其善琴召入重

熙堂叟挾琴趨侍日夕娛豫 聖情久之鬱鬱思外間樂遂稱病而
出已復放蕩如故而顧琴益工妙名宦貴遊爭相延致名聲藉藉公
卿間除內司別提景福將屢陞至資憲階寔公卿貴遊之力也中年
選勝卜築于彰義門外扁之曰一溪山房攜琴授其徒其徒一經叟
之點化皆成良琴故爭赴之然頗賴琴以活既而家益窮落遂南下
水原府之松山村僦舍而居課其子孫樵耕以自給叟年老兩目瞶
翳不辨物跡不及城市者殆將一紀世之人素聞叟名者邈然以為
古之人也殊不知賦子虛者尚客梁園而無恙也叟既老廢且當年
荒益窮困媪亦瘵病叟每念疇昔恣意蓄名媪不顧家務日傾貲貨
以中媪之欲而媪獨辛苦拮据卒之貲盡媪謝而惟媪共食貧輒內
自懊悔而甚慙媪媪亦念其夫子生平馳騫於鬪鷄博鞠管絃之場

而今乃在荒山寥廓之中屈丈夫志甚憐且幸其老而無他得聚首
相保也以是忘其前愆而交相憐愛時叟家四壁徒立惟有一琴每
當秋深夜靜葉簌簌下庭叟起輒援琴長歌以鼓之媪亦熟耳絃聲
能從徇評其善否其樂陶陶叟云老而後知伉儷之可樂是又賢於
相如之輕棄文君而招白頭之怨也且余觀夫世之輕薄喜遊重絲
麻而賤管蒯者庸詎知一朝亦有李叟地否觀此其可以感也夫

權處士傳 丙子

自古有國者其代謝之際必有伏節守義之人而未有如明朝之末
造者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太祖高皇帝崇獎儒士禮接
臣寮天下之士莫不精白自修重其報禮歷數三百年屢遭摧折而
志義愈厲天命已改猶欲隻手扶之視死如歸教化之入人心術豈

不溪哉逮夫南渡以來中州遺民不忍毀形寧留髮而死不願留頭而生余讀江陰城守記誠可悲也若我東則處於外服幸全冠裳其緩急之情異於中華而當丙丁之際潔身徇義號呼蒼旻而蹈層瀛者相續也此又何故焉近得見安東權處士遺事慨然而歎知皇澤之所漸藝性之所發不以內外久近而有間也謹按處士名崇立字禎甫初名宗立字榮甫僉正翊之子也自幼性至孝與二弟中立廷立友愛甚篤 仁祖甲子有以遺逸薦公于朝者公辭以疾不復見所薦之人丙子南漢之被圍也公流涕慷慨欲挺身赴難其弟訓練正中立曰非兄無以養老母弟年少彊壯願替兄行固執不能奪公泣而許之曰是吾弟也遂散家貲得鄉勇備糧械以送之公之長子湜亦從焉丁丑正月十三日中立至廣州之雙嶺時慶尚左兵使許

完右兵使閔祿皆以兵會遇敵而潰中立奮然顧謂其下曰丈夫當以死報國奈何不忍一決墮吾兄之志乎言訖直前格鬪所殺傷甚衆而徧身被創竟與湜及族弟日切俱遇害南漢圍解公聞之北向慟哭因改其名字以寓不忘崇禎之意盡分其產業以與二侄演溫及宗族之貧者自是杜門屏跡隱於洛東別墅署其所居曰大明洞自號洛厓散人具小艇日以漁樵自給年若干終嗚呼當時死節之人未必求知於天下後世而不可使天下後世不知有斯人也此尊周錄陪臣傳所以作也然而隊伍褊裨巖穴遯士如權公兄弟者膏身原野晦名木石至今泯泯者又不可勝數惜乎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安東君子之鄉也多賢師友講習之益公之成就名節豈無以哉

金宜煥傳 辛卯

金宜煥初名在煥字永叔其先光山人少居京江苧湖孤貧無以為學晝則執勞夜則鈔書誦讀畧通其大義性樂善好義與人信故雖家計赤立富人樂為之賒貸以是得免大窘及長明習算計究知民事聞帥縣宰爭署為記室所至以直道拯其失主人多厭之有異母弟年少喜遊屢破兄產宜煥無幾微色恩遇不替為買良田宅讓弟居之自與妻孥食貧于京弟卒感悔為善人以母舅任補內司別提遷濟衆院主事晚年失職無聊客遊海西得病而還辛卯十一月初九日歿于京城之典洞年六十四有一子尚幼余家在苧湖時與宜煥隣居及家壯洞數有過從宜煥仕內寺內寺屬於宮掖故多與貂璫相善有一大璫嘗語宜煥曰吾聞壯洞金校理賢而有文向於

春坊望見之知其為端正人也但念其家貧無以從宦吾欲乘間微稟于上可得一郡君謂何如宜煥喜來告余余曰吾輩去就不可苟也雖賢宦不可染跡宜遜辭絕之宜煥又喜還言于大璫曰金校理守拙之人不願人之吹噓也大璫聞之憮然曰可謂真士大夫自是宜煥深相敬服余亦深嘉其誠樸待之加厚余嘗按海西宰順天仕宦于京竄逐于汭宜煥未嘗不從經歷盛衰終始不渝蓋出於知遇之感云爾嗟呼使宜煥之年少我一紀後事可託惜哉宜煥嘗自悼失學願為君子而不得則願從君子之後雖身微官卑其志不可沒為之畧叙其平生之槩

塾師小山先生傳 壬寅

先生姓金氏諱商弼字佑甫小山其號也金氏之先出慶州後家鎮

川先生少攻時藝流輩莫及纔逾弱冠成進士家貧無以養老余仲
父清恩公延致楊根之歸川家塾命余從兄弟受業焉於是授句讀
之餘不以他事嬰心討究墳素專精覃思晚年所詣甚深而時人未
之知猶以為場屋士也先生於書嗜禮記左傳馬氏史於詩嗜陶靖
節杜工部每於酒後讀古文詞到會心處輒擊節諷詠雖不識一字
者神興躍躍欲動性簡淡不喜遊玩口無詭言教人必先行後文語
及孝悌忠信等事輒疊疊不已聽者忘倦每戒余曰汝孤露人也須
力學自奮勉思樹立之道豈可與他兒循例同程以為自足乎距今
五六十年言猶在耳可見入裏者深也每呈課作必隨手竄改化腐
為神如余遊蕭寺詩眼窮舟是瓜皮影心寂詩如貝葉聲夏雨詩野
屋尋常鳴瀑布江樓一半入雲烟皆先生之所手改也諸如此類甚

多尤長于五言如終夜聽幽澗與君立小亭蓋神語也其他忘未能
盡記臨歿之年有詩云生來江月無全白分外汀花見屢紅又云未
老看山空有約餘生止酒竟無春未幾謝世人以為詩識余九歲始
入學十四歲先生歿其間五六年皆過於蒙昧之時未能究其所業
惜哉所著雜稿散佚不收有小山吐綬一卷及詩文若干卷藏于其
家先生有一子名鏡恭亦中進士光武六年壬寅仲春塾生清風金
允植書于智島之范谷鵬舍

論
錄共
二三

改正朔易服色論

將遠行者不窮日而止將升高者不致力於下凡論實生之病者莫
如躁進躁進之誤事多矣夫更易之事非聖主則惟侈君能之中主

則不為也漢文中主之賢者也為賈生者當進之以日用彝倫之道
勸之以省修踐履之工自淺而入深自易而至難優游浸漬格其非
心察其君之信用吾言度其時之可行吾道然後乃奮志事業已任
天下之重禮樂可以明學校可以興經界可以正律度可以平堯舜
其君熙皞其民無所不可當此之時改正易服直一朝之力耳何乃
以年少初進不量時勢不謀巨室一邊草疏以痛哭流涕之事一邊
進言以改正易服之事使文帝君臣恍惚訝惑莫知端倪而欲望其
聽從得乎夫改正易服非當世之急務也賈生必欲行之者欲速復
三代之舊也如欲復三代之舊亦不止於改正易服生之汲汲於此
者獨何哉或曰當漢之初秦之遺風惡俗尚在民間故賈生欲改其
正易其服使百姓忘秦之舊而從漢之新也噫尤難矣昔武王之革

殷也遷其頑民開其放心終至於移風易俗然詩云倬作裸將常服
黼冔又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不改其服色也書曰惟十有三祀
王訪于箕子是不改其年號也何嘗以改正易服為急先務乎是所
謂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也賈生之為計也亦適哉然生之不用於漢
文人以為生之不幸而余則以為幸矣何者漢文之為政也躬修玄
默不喜生事故生之言不用於時至於武帝名為崇儒而好為張大
之事故太初元年乃有改正易服定官協律之舉又從而東封西禪
天下騷然然則武帝之侈心實賈生啓之也若使生當武帝之世一
建此議武帝必欣然從之又從而東封西禪而生莫之禁也則後世
之論武帝者必先罪賈生豈非生之大不幸也歟然生非徒言者也
觀其才藝足可以副其言為其君者當制其躁進充其器量徐以置

之宰輔之任則其所施為亦必有可觀者矣今夫一見而悅之超遷其爵未幾見踈擯于長沙使生學問未熟才器未老亦喜旋悲方寸亂矣安望其有終哉嗚乎此漢文之過也

攻心攻城論

諸葛亮將討雍閬馬謖送之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卒以有功金子曰殆哉是言不可為常訓也余嘗聞先王之御戎狄也若蚊蟲之螫手毆之而已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玁狁為周之患久矣宣王命將出師驅之盡境而還夫豈宣王不知攻心之為美哉蓋夷狄之無信猶禽獸也可以威屈而不可以化服可以除吾邊患而不可以窺其巢穴何者驅吾民子致死禽獸之域不仁也得之則不足利失之則損

吾威不智也不仁不智君子之所不為也夫孔明傾一國之兵越險阻而討仇彊如使孟獲一戰而服誓不復反則孔明不得不旋師而歸孔明之師纔出境而獲又竊發如舊則孔明不得不再舉渡瀘如此數三獲之力不疲而蜀之勢竭矣幸而有孟獲之愚且蠢者不知勝敗之勢徒欲一場角力而勝至於七縱七擒則其勢不得不心服矣謖之言於是有驗然孔明不用魏延之謀以為非萬全獨於謖之言而納之者何也蓋魏延一武夫耳平日不見信於孔明故孔明聞其言而已算其不成至於謖也善於談兵雖孔明之智不能無惑焉及其討南蠻也謖一發此議而孔明信之蓋謖之言頗切於時機不由孔明不信然孔明則料已料敵足可以是以而服南蠻之頑故從之不疑功亦隨成此兵家之權非御戎之長策也在孔明則可使馬謖

當之則吾見其必困也

議一

漢城開棧私議 乙酉

或曰壬午秋北洋奏定水陸貿易章程為兩國金石之典近聞時議以漢城開棧一事多有碍難可得聞其說歟

答曰我國本無外交自開港以後聞見稍異於前然至京城裏開設各國行棧抑亦各國之所無議者之云不佞非無所見也或曰清國視我猶內服委以東方藩蔽之重故凡有利益於我者靡所不容其極今於章程中特開漢城開棧一款豈為清商爭錙銖之利於我國哉蓋緣我國之人不諳交涉商務等事他日各國麇至必多欺侮須令清商來往漢城與我民一體開棧又派商務委員以辦其事足以

禦外侮足以資暗幫此非計之善者乎我國貧窶所有土貨不樂清商之眼而愚民常恐見奪其利不近於腐鼠之嚇乎

答曰清商之開棧漢城誠為保護我利益我敦一家之誼禦外人之侮然至如弊隨事生智者亦未可預度我國商務蕭條富商大賈初無至者其東來者皆小小資本瑣瑣經紀微俸一時之利者也此輩豈識保護維持之大意哉惟欲盡情取利得生失死全無寬厚相恕之道又心存輕侮動輒滋鬧自官吏以下不佞相較歧望之心漸成疎厭懼睦之情轉致猜阻外國人覬知易生構陷之計此事有關大局漢可憂者也

或曰今所言之弊在港口亦然何獨言城內不可開棧耶

答曰港口各有所定之租界又有通行之規制不能違越城內則與

居民雜處事端滋生有不可一以通商章程治之此最為難故清國之天津上海開港諸處其城內未開有各國行棧所以防雜處生事之患抑亦保居民自有之利也

或曰今但言清商之為弊如洋人日人能保無弊乎答曰清商開棧其意蓋出保護猶尚有弊况洋人日人一體開棧將來為弊豈有既乎洋商則現無來者然上年英德及今年義俄之約皆載此款日商已開棧於城中矣若只有清商則尚或有保合之望而所可憂者正在四方之客先論清商者現清商早已開棧故也

或曰據水陸貿易章程弁語云不在各與國一體均霑之列漢城開棧是吾兩國之專條也何以許各國均霑乎

答曰章程中如審辦之權有與各國異者不宜同霑至如事關商務

各國不欲異同上年議約時我官欲不准開棧一事與英使詰駁屢日竟不得不允其續約第二款曰如現在有約之國將商民准入漢城開設行棧之益允為撤銷英國商民則不得援引此款之例雖今日若清國肯准改約則各與國自不能異議也

或曰每年貢使之行我國人齋麥往賣於北京常住半年未聞許多為弊獨不准清商之開棧漢城何也

答曰以北京之大容朝鮮商人數十安能有無又安能滋事且齋麥往賣于棧主未嘗開棧所謂高麗人麥局者皆北京商民之棧房非朝鮮人自開也今若清商帶貨入城寄賣土商棧房如北京人麥局有何不可但不便開棧耳

或曰方今時局頓變四海一家不可株守舊見隨波搖動惟此章程

所定寔出北洋漢筭雖或有目前不便姑可遵行徐觀來效未知何如

答曰事有利害難明者亦有利害相半不必細論者惟城裏開棧害有難言利無所覩夫以漢城彈丸之地民戶不過數萬平時操百金以遊市上可以竭其所藏今許各國開棧操縱歛散取其奇贏則居民夫業立至流散之境其害一也商民惟知競利不顧大體雜處混居奸偽日滋獄訟漸繁衅隙易生其害二也都城之內殊俗同居或值有戒嚴不復驅出雖有同舟之勢難望其與城俱死萬一有和應之奸利害更大其害三也漢城之制城內大市廛各有許賣之業得專其利厚輸國課經用多資於是今各國開棧市民失利經用隨而大絀其害四也仁川港口距京七十里其間又有內河直達京城之

下我民從港口貿易轉售京城此固應有之利今各貨到港雇艍由內河運入京城行棧自行售賣我民無所操利仁川復成廢港其害五也城內莠良雜居或為各國商民僱傭或為通事挾藉生事種種為惡已見其漸我官府欲問其罪則訴其公使領事各事袒庇至請永給護照使我官府漠不相關夫為官而不能駕馭其民使此不畏法之類聚居都城恣睢橫行而莫之禁止則官無以行令良可以變莠其害六也又如如有作奸犯科者逃匿商棧則據各國條約中本國民人有犯律禁在各國商民開設行棧居住寓所等處本國官役不得擅入搜緝之文是各國商棧為逋逃藪也都城之內豈容有逋逃之藪乎其害七也城中尚多偷盜若設行棧盜案將愈繁矣彼要我戡捕追賊已不勝其苦又或執疑似之跡自行掩捕認良為賊備施

毒楚城市之民將不免重足而行其害八也惟此八害特其著見者耳其他不復之端有難枚舉若不及今議改則日後各國踵至行棧漸多其勢尤難遷動如欲改之用力必百倍此時而主客並受其困也

或曰八害之說誠切中斯弊但念水陸章程係是奏定行之未幾遽爾請改傳相其肯允准乎

答曰近者每聞自津來者言傳相語及我國事未嘗不憂形于色眷眷不已苟有不復而請改者斷無不慨允之理况貿易章程第八款云以後有須增損之處應隨時咨商請旨定奪施行此為預開今日之地也從前雖知其不便然重其事而姑不敢請現眾弊已形不能不求改也

或曰苟如是言章程中漢城開棧一款當全刪可乎

答曰不必全刪如楊花津麻浦沿江之地距城十里通稱漢城所謂巴蜀亦關中擇其便宜而開市猶不背章程之意但不合設棧於城內耳漢城下特註此意而已又何必全刪也

雲養集第七卷終

雲養集卷之八

清風金允植洵卿 著

東萊鄭崙秀伯河校正

檜山黃炳郁進文編輯

議一

十六私議

第一薦法

附論養才

夫國以任賢為本官以得人為治興百善事不如進一賢才祛十弊政不如退一不肖此古今為政之大要也唐虞盛際未嘗專設一官以掌銓選之職是人人皆可薦賢也後世設為銓曹使一世之士皆出是途又不明薦主賞罰之格此所以賢才淹滯而天工曠廢者也

夫人才衆多非一人耳目所可周知且則哲之明帝堯所難今不攷其平昔之行採其閭里之論率然注官循例遷轉能稱其職者十無一二又銓官數遞不嫻政格權歸胥吏任其操縱於是賢愚無別名器淆濫躁競之風大行貪黷之習日盛姻親情故諂諛賄賂諸般弊端膠轕其中各謀一身不以民國爲意銓選之事至不可復問可勝歎哉周禮以鄉三物賓興之法此爲千古帝王不易之盛典欲爲治者舍是將何以哉其次則漢自公卿至於州府大吏皆得辟召其僚屬又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舉其舉主皆有賞罰是以漢氏得人之盛後世莫及魏晉之際鄉置中正九品所論人才自選部收用而無賞罰之勸懲故行之數世中正已有循私之弊論者多言不復然修明古典以補其弊則尚爲近古之良法自隋氏初爲進

士試以文詞取人而舉法始壞矣崔亮裴光庭爲停年循資之格而選法又大壞矣雖然當無事之時上下恬嬉不求才爲務循故襲謬百官充位而已既而人才漸乏國事日非猝然有事則銓曹循資之格閣在一邊草茅之賤筦庫之微皆得自達於上展其器能然後僅能支持然大勢已傾徃徃遂至覆沒此自然之勢也與其渴求於已亂之後曷若豫備於無事之日使俊乂列於庶位百姓各安其業則雖歷千萬年誰能動其基業哉我東新羅時政教質樸以郎徒取人縱非稽古猶得實用之才高麗時名公賢師各以其業開館授徒學成名立者多爲世所用彬彬可觀然自雙冀初爲科舉而人才始衰微矣本朝亦以科目取士其始選人之制亦有薦法而今爲虛文欲論其弊更僕難數嘗讀唐史沈既濟選舉議其言曰選舉之法三

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部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謹黜則舉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余乃掩卷喟然而歎曰此乃揀時之政而亦不得見用其唐之季世乎遂原其意斟酌變通作選舉私議以備芻蕘之一說

廣詢衆議先立輔相委任以股肱耳目勿疑勿貳四方風動君德下布輔相之職國家安危所係輔相得人則人主垂拱無爲而天下自

治昔齊桓公荒於內寵而能委任管仲遂成霸業高洋暴虐無道而能委任楊愔君昏於上而政清於下秦皇之衡石程書隋文之衛士傳餐可謂勤於爲政然所相者卽李斯楊素忌能蔽賢之人國安得不亡乎輔相之於國其重如此世主以喜怒之私朝除夕罷有同兒戲不亦過乎欲立輔相宜廣聚廷臣僉議可否又令太學諸生及各司老成胥吏市井耆老各陳所見察其大同之情徐盡訪究不可須臾取決合聚諸論從其多薦者而授之如猶未決人主當親詣社稷宗廟虔誠卜決擇日告衆然後相之

輔相之職惟在進賢雖有他盛德洪功不在論列傳說告高宗曰惟說武克欽承翁招俊人列于庶位李克以進賢優劣定魏暉之相公孫弘開東閣以延天下賢士薦達于朝爲漢名相唐太宗謂房玄齡

社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才隨材授任此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關僕射論者以爲得任相之體李吉甫爲相問人才於裴垍三十餘人悉除爲官時稱得人崔祐甫爲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多涉親故其言曰若未識之人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于古之明君賢相皆用此道後世君疑其相相避其嫌未聞有進一賢才退一不肖將焉用彼相哉人君宜廣詢與人之情擇置賢相專責進賢勿存疑忌俟其所薦功罪之跡而賞罰之則國無曠官矣

以下厲法細則皆不錄

附論養才

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安有不學而能知道者乎今之爲士者皆不琢之器也將安所取才乎苟欲取士先須養才養才

之法古之小大學之規制備焉惟在於在上者之誠心興勸而已然每患世之願治之主不常有或年祿不永或前勸後怠所以功業無緒詩云文王壽考遐不作人此之謂也若於京外學校選聰俊子弟聚學於其中循序漸進優游涵泳積數十年之功於是乎全才成德之士出而國家用人之道可以無憾矣然今官不擇人久矣百度俱弛日趨於危方急於需用何暇遠俟數十年之久乎故姑爲此苟且之法以拯目前之急若行之一二年人知修行之爲美讀書之爲好則士風丕變學校可以漸興人才可以輩出此法其坯璞也嗚呼歐州諸國之能雄長於四海者以有學校教育之盛也孰謂東華詩書之域乃反無一間學堂大小懵懵惟利是趨豈不重可寒心哉

附論厲科

我朝取士專用科目而立法甚密奸偽莫容雖未得經明行修之人
惟文學之士多出其中然已失求賢之意矣百年以來風俗大變以
私為公蕩無忌畏登科者非由勢力則必用貨賄有司之秉公者乃
信手抽券不問工拙以避嫌疑之跡於是士皆解體不以治文為意
束閣詩書終年不窺每入場屋輒借文竊藁而呈之一人出藁萬人
傳騰販夫優童菜傭擔僕揚臂接踵而至充斥場內試題一出呼譟
四合投券如雪倏忽之間券積如山若時意欲秉公則試官乃隨手
拈取擢置高第視其人則乃俄者揚臂呼譟之徒也不如是則人不
稱公以是為遊戲供玩之具以是為慰悅人心之資此聲一布莫不
希覲每聞科令四民皆輟其業雷奔雲集以徼一日之幸設科取士
之意亶其然乎若行薦科則厥有三便薦之者雖未必盡公然販夫

傭僕必不入其中矣選有定額考閱為易無券積如山之弊矣不入
薦者安分自停無輟業遠赴之勞矣只此三便所得已多矣况有許
多利益可以回亂為治保國安民者乎昔在中宗已卯行賢良薦
科此法最為近古惜為小人所壞然一時名流皆出其中為世慕尚
風俗遂移士大夫風稜氣節至于百年而不衰累世實獲其用豈曰
小補云乎哉壬午冬余待罪機務處時新經軍擾人無求進之心余
與同僚相議曰近來科弊甚痼惟此時可以變通遂草上薦科節目
得蒙允可行之一再旋即停廢然至今為識者所恨壬午節目事出
一時權宜故規模太畧今此私議比舊稍詳然尚未盡善惟先養才
然後可以取士取士然後可以官人官人然後可以治國外此而論
治道者未之聞也

第二錢幣

天以不言所利為利王者以不謀其利為利若言利謀利者商賈之道也夫利於己則害於人商賈者一己之事也雖有害於人亦不憚為之王者以天下為心匹夫不獲其所猶曰是予之辜況與之爭利乎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夫民聚而君足則國家常安雖有強隣必不敢侮利孰大焉夫錢者所以便民也非所以固利也昔禹湯遭水旱之災採銅鼓鑄使貧民得以質食以通滯貨後世便之踵行不廢夫錢之輕重與物低昂一毫失平則百弊俱興尤不可惜銅愛工為取贏之計此財源之所由竭民命之所以窮也歷代錢幣惟以漢之四銖錢元魏之太和五銖錢唐之開元錢最為得中當時國家隆盛黎民殷阜至於叔季之世未有

不屢更錢幣或輕或重或劣或惡而穿薄商賈不行盜賊四起此無他漢唐盛時不求小利意在便民故不惜銅工務使適中而平貨為永遠可行之制也叔季之世不知大體為一切苟且之謀多鑄惡錢以因天下之利其機關在於用意公私之分而著於效害如彼其大故錢者善用之則便民之利器也不善用之則敗國之禍物也豈可輕視而數變之哉我國自羅麗以來不用錢貨本朝 孝宗時先祖文貞公屢疏請行錢幣僅行於開城一境至 肅宗時始大布所鑄常平通寶率皆物足形備完固無缺官無其利而民樂其便行之二百餘年物價常平上下賴之今二十年之間凡四變幣而國遂大病矣昔賈山論盜鑄錢之弊曰殺之甚微為利甚巨今之當五不過以二文之費使當五文之用是非但微殺而已將以取其倍蓰之贏也是

欲為官欵利而不顧百姓之害也夫不顧百姓之害而冒死求利者盜鑄者之所為也為國者所宜嚴禁安有為國而為此事者哉其始謀國者必曰如此則可以償貢市之積債可以給兵隊之糧餉是無異剜心肉而醫眼瘡不智亦甚矣今三南關東關西北皆不用當五惟京畿海西湖西沿海用之其私相賣買或以當二或不及當二而用之八道租賦皆以葉錢徵捧以當五變納于京其贏餘之利歸于守令吏胥及外劃差人而受其害者獨國家而已錢輕則物重理之常也今之物價準十年前或有過十倍者或有過百倍者名雖當五實不及前日葉錢半文之用國家一年鑄錢無幾而八道日月所輸租賦雜稅皆以當五克納坐失數十倍之利而貢市之呼寃日甚兵餉之告匱相續安在其利國之效乎議者猶以為未工近日又鑄新

當五比舊更為薄劣此錢漸布物價尤騰不可限制視錢如芥惟價是呼民無所措其手足國計亦當從此而日益蹙若不急為變通將不知至於何境矣變通之道惟在於速發一令舊當五以當二用新當五則罷之而已或曰如是則京城及三港口各國商民無慮數千而國中之錢半在其中一聞此令必譁然而起皆要賠給折本顧今帑藏虛耗何以籌此巨款而給之乎曰今若盡罷當五則各商之稱屈無怪矣若許用以當二則原非折本何寃之有從前雖無此令民間賣買固已用當二當一矣私用則用之聞令則索賠詎有是理余昔在外署嘗以此為憂議於各國公使期欲變通因朝議未定茲再遷就至今恨之不知四五年之間情形復何如而若勢須賠給然後乃可變通則雖借款於他國無所不可今為汗漫事而借款動至數

十萬銀錢况此民命國計之攸寄者乎或曰民之疾視當五久矣雖
減用以當二民必不樂既不能直罷何不以當一用之乎曰錢幣輕
重均能生弊舊當五大小輕重足當葉錢二文若以當一用之則偏
重矣同價而偏重則誰肯捨輕而攜重哉必滯而不行流入他國或
為奸民盜鑄之資其弊亦難防矣凡物情得其平則爭端息爭端息
則百估自然稱停試用吾言時月之間必見物價之復舊矣或曰外
國用金銀錢我國亦可用之否曰豈惟金銀錢雖當五銅錢但使名
實相符則足為便用之貨况金銀乎雖然各國皆重金銀最忌流出
他境若我國用金銀錢而無政法以限之則各國則多以土產及製
造品出口而不多買他
國之貨故
金銀不出雖有金銀必不為國人之所用矣或曰紙幣何如曰有司
有治賦之才朝廷有金石之信則紙幣亦可以行不然則其為害又

非今日當五之比不可輕議也總之以利民為意則紙幣也金銀錢
也當五錢也俱可行之但以利國為意則無一不為弊故傳曰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義也者事之宜也不合於事之宜者國安能獨
享其利乎

第三養兵

三代以後養兵之法莫善於府兵其次屯田長征其最下者也夫養
兵之難在於籌餉府兵寓兵於農兵皆土著而無餽餉之費其制最
為近古唐及高麗至我國初行之屯田之法亦有寓農之意始於漢
趙克國後世多行之於禦邊久戍之役我國平壤南原皆有唐人屯
田遺墟長征之制始於唐張說李鄴侯所謂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
身循剝禍亂遂生者也不寧唯是養兵一人費農民十人之食國力

恒疲於是無事則虛耗國庫有事則驕惰難用斯其所以為最下也夫有國者不可忘戰忘戰必危今四海爭雄雖至小之國尚能積財練兵以圖自強況我國處東洋要衝之地獨晏然無備守文自保不待遠懲莒人亦宜近鑑琉球甚可懼也余在天津李少荃中堂及其僚佐諸人嘗為余言天下之形勢勸之自強余每聞之未嘗不怵然動心嗣後我國建親軍營設機器廠頗修武備伊來八九年間閱歷世故商度時宜乃知養兵非今日急務曩日津門諸論蓋未深知我國情形之故也孔子曰去食去兵民無信不立信者政令之本也須先修其政令足民之食然後乃可議兵今絕百官之常俸停貢市之受價傾國之資竭民之力專養驕兵七八千人內外愁怨衆心離散而兵餉亦徃徃告匱其勢必有自焚之患尚何外侮之可禦乎試以

今日事勢論之我國兵素脆弱而不服練習百人不能敵外國一兵雖養十數萬兵不足以禦強暴之寇且雖無一兵但使政令內修交誼外固則未必遽有侵凌之事為今之計不如減兵省餉止存左右兩營各配千兵日勤練習以備宿衛罷諸道新募之兵還歸農畝修德政布惠澤輕徭薄賦蠲逋賑貧培養民力俟人心大和蓄積有裕徐議增兵度支一年經費應用之外可餉千兵然後乃養五百可餉萬兵然後乃養五千量力而處之常使財有餘地則民國俱舒兵餉不匱可以講陰雨之備矣且府兵之法廢之已久殆難議復今之可試者其屯田乎昔在龍蛇經亂之後設訓練都監無以籌餉西崖柳相公建屯田之議其制未之詳聞先是粟谷先生請養十萬兵於都下未知當時有何籌餉之策而想亦意在屯田惜乎議格不行未傳

其設施之規也今京城十里之外多廣野沃土如陽川富平之間一望平衍常有水患田多陳廢宜擇人為帥募民耕田而除其稅多築坡堤以捍潦水室屋田具官為之助村落漸盛抽其丁壯編以部伍之法教以戰陣之制因糧為餉可得幾千精兵變相形便施於他郊環國門四郊儼成列營拱護都城則國勢壯固雖無城池自有金湯之勢矣雖然此亦待民國稍舒然後可議之事非今日之急先務也

第四蠲逋

各邑之逋有三官逋吏逋民逋是也官逋則變名為加下而使首吏擔之視若私債不可言逋矣民逋則迫於筆楚雖貧寡窮戶未嘗有一毫愆納實無可言之逋矣可言者惟吏逋耳凡吏逋有六端又皆非該吏故犯之逋其一曰新延之逋每邑遞等時舊官既治發首吏

率三班吏隸迎官於數百里或千里之地一行服飾器具及往來留連浮費與新官治行之費皆於公錢挪移支調其中多有以官廩會減者而未幾新官又遞或一年三四遞惟此挪移之公錢無處可問遂為首吏之逋其二曰支供之逋衙中日用所需之物皆有定價此是數百年前所定也如牛肉一斤定價八文今一斤時價為三四百文以今準古增至四五十倍物物稱是官以定價索之吏以時價質納率以公錢進排積成巨逋雖差腴窳而酬之尚不能補其害其三曰加下之逋凡邑宰廩俸委任首吏隨其用下而記之首吏取各樣公錢通融進排若所用過於廩俸之外則名曰加下官遞之後遂為首吏之逋名雖吏逋實官逋也其四曰上納之逋各邑田大同稅米上納之際京倉情例及無名雜費歲加月增攫取於原納之中虧逋

輒多又鄉邑色吏領船到京江則城中奸民無賴之徒圖囑官紳家
奪米替納既厚責替納之費又生意外欠縮每千石或欠四五百石
責令色吏補納色吏雖灼知其故而無如之何擔逋而歸斂民而足
之又各營各司納布之處主者無故點退必捉囚色吏受賂乃捧其
害亦歸於民其五曰邸債之逋外色吏屬每用京營邸債其本無幾
而利上加利如元世之羊羔利徵及族黨在在破家此雖自取亦一
痼弊也其六曰任賂之弊各色吏胥原無定料奸實日開筆債漸增
今各邑首吏所食比舊率增十倍假如首吏應食爲一千貫則圖其
任者納賂五百貫要有人願盡納一千貫而圖之則必授其多者是
以任債日增視以爲例此皆先挪公貨而克賂者也且厚賂圖任者
絕無謹慎儉約之人逋上添逋遂爲一邑巨瘼此固故犯之逋然亦

豈可專責此輩乎凡此六端之逋所在爲患無邑不弊吏民俱困
明胥曠舍冤抱屈無處可訴其亦可悲也已矣夫一邑之生財有限
而今則下無遺利雖巨奸宿猾無暇自謀肥身而入於不食之逋世
之議者皆曰逋吏可誅此不怨之論也昔吳廬江民訴縣令受財徐
知誥使楊廷式按之廷式曰縣令微官耳取民財轉獻都統當簿責
都統安可捨大而詰小乎今之逋吏亦類是也何足深誅然且未聞
誅一逋吏蠲一逋物徵及於無罪之凡族斂徧於窮鄙之瘦氓剝膚
椎髓以克公納此豈爲民父母之意乎不如需降德音蠲蕩舊逋焚
弊館之券除徵族之法修烹阿之令杜六逋之源嗣後如有故犯者
依大明律處之官定支供物價宜革罷並令從時價實用則國家雖
有目前小失必獲大益卽可以召天地之和矣

第五結弊

古者行什一之稅而頌聲作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我國田賦之制
 早田一結只收六斗是不及什一矣其後水田一結收十二斗是謂
 大同於是幾符什一之制然有田者不能自耕皆借貧人耕作而分
 其所收然則是半結而出一結之稅也亦已太重矣自數百年以來
 田不改量有陳無起新起者皆歸於吏胥之隱結元帳日蹙結稅偏
 重雜費橫斂日加月增無有紀極而又徃徃以水田之稅稅旱田其
 結弊之尤大者曰上納時情雜費添米也原人情雜費外又歲歲其
 次曰邸吏役價米也湖南則有磨師史進上價米曰沁都砲糧也每
一加收曰書員之結頭債也舊時每結斂五十曰新舊官刷馬價也曰
 契載之極劣米也曰還耗歸結米也曰煖硝代錢也曰藥材價米也

曰關東之鹿茸代錢也雉鷄代錢也江界列邑之人復代錢也湖西
 沿海之運木代錢也湖南沿海之竹物添載米也許多雜稅皆在十
 二斗之外又斗斛闊狹無常逐年加入一結稅米增至三十餘斗又
 數年以來多無名結斂曰魚膠石灰鐵物松明塗褶長板紙價等種
 種名目不可殫記而無時督斂相續不絕每一斂結率至四五百貫
 而納京司者不過二十貫或三四貫其餘皆消融於中間貪守墨吏
 又因緣滿利以其私獻憑公斂結於是村民終歲力作盡輸於官而
 猶為不足又有邑吏六逋之橫徵鄉里豪強之侵漁言念生民之苦
 可為於邑而太息者矣今欲為保國之策宜先保民保民之道惟在
 於大寬結政宜於田大同原納之外許多雜費橫斂一切革罷還復
 舊規查各邑隱結還付元帳省減吏員定給常料嚴戢豪強不得侵

漁則垂死之民庶得息肩而國家永保無虞矣或曰只存原納則國計必不足奈何曰今之國猶古之國也足於古而不足於今者非不足也乃用度之不節也苟不節其用度何時而可足昔漢文帝不收田租或收其半租是時天下富庶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唐太宗用魏徵之言省徭薄賦與民休息既而國富民殷家給人足野不蓋藏行不齎糧夫能大損者必有大益行厚歛者必獲厚禍此天理之常也以此言之雖原納尚可時賜寬免况此雜費橫歛皆是中間蠹蝕之物何嘗為國計之有無哉或曰如行此言民力可以舒矣然倉屬郎吏輩以此為命其勢盤根錯節若一朝失業將嗷嗷起諸百端沮撓必不能行曰為政者苟欲避諸何事可做此吾夫子鄭子產之所不免也但使朝廷處事出於大公則人心悅服此輩將誰與造謗乎

第六貢市

本朝 明宣之際貢弊最甚至 孝宗時先祖文貞公奏立大同法先試湖西繼行於兩南其法以各種貢物之價均賦於結每結加十二斗輸納於宣惠廳以京中居民為各貢主人凡供上各司進排之物令貢人質納而計價受米布於惠廳名曰貢價皆優定其價貢人獲十倍之利於是內外僂之供上豐給至今遵行自國計漸絀屢停貢價各貢未受價者多至四五萬貫少亦七八千貫每有供上輒舉債而克納各貢積債如山破家鬻產害及姻族名在貢籍平民不與為婚貢券賣買其價甚高而今欲白給於人而人不受欲納券自退而官不許進退不得愁苦困瘁而供上亦屢闕矣或曰法窮則變變則通自古未有不變之法大同之行已三百年矣今各貢未受價者

爲數十萬貫而國計虛耗無以補償則更不可責令進排此貢物自罷之時也當初貢價甚厚國家失十倍之利今宜乘此會革罷諸貢供上百物官自貿用則必獲大利矣曰不然大同之弊非法弊也乃朝廷失信之故也但當修明約信漸復古制何必改作且雖曰官貿亦須使人貿之使人而不沾厚利豈能永久無弊乎昔劉晏掌度支實場於楊子造運穀官船每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實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以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咸通中有司計費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脫薄漕運遂廢古人之優定貢價亦此意也豈可輕議變易也且不見夫唐

時官市之弊乎若自官貿之其弊將至於勒買市物騷擾而不可制非策之善者也不如因古之制酌今之宜如不緊貢物之可罷者罷之可存者存之制節謹度量入爲出令貢民先受價而後進排上下持守勿變定規其未受之價俟國計稍裕排年出給則貢民必欣欣然有受生之樂矣何必盡奪其業損國體而歛民怨乎鍾街各市自建都之初與國相依共其盛衰者也國家有大事則諸市民歛貨而助納合力而出役緩急賴之故國家亦如意顧恤每於歲首輦路召集市人問其疾苦禁京城內他商亂賣俾專其利國家之護視市民亦至矣近年以來徭役繁重進排無節各廛疲弊與貢人無異而各國商民依約開棧於京城之中亂廛之法不可復問於是市民失利而進排自如其勢無以支保聞今歲初各廛之民撤市廢業聚訴外

署至於七八日之久苟非有不得已之情豈至此乎夫斯民也皆沐
吾祖宗累世之澤休養生息者也皆吾恩勤顧復無辜顛連之
赤子也其中亦豈無忠順向上懷效死之心者哉徒以其患害切骨
無處控訴疾痛之極呼其父母其情亦戚矣朝廷不深體其情而流
矜恕之德乃視之如敵國虎狼先存疑懼之心民情豈不轉加冤鬱
乎今若議改條約撤各國商棧出於城外則善矣不然別定坊里使
各國人居止開棧無得蔓延限外則猶愈於今之汗漫無制矣又定
鍾街各廩一年商稅量廩之大小而輕瀉之制令春秋兩等分納于
官蠲其徭役進排之弊則市民亦可得息肩矣貢市得其所則京
城之人心自固矣

第七蓄積

王制曰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言其危也夫國之有蓄積猶人之
有膏血如膏枯血竭百體不能從令安能為人乎今中外各國雖十
室之邑未有無蓄積公用之需我國勝朝時兵革不息民無耕作之
暇然所在郡縣皆有蓄積雖強寇猝至尚能閉城拒守延引日月以
有食有兵故也至本朝壬辰之變倭人長驅入京如蹈無入之地以
無兵食之可恃也壬辰猶然况今日乎今京外俱無一日之積可為
哀痛而京則猶有四方之委輸外道各邑則收一年地稅丁錢盡輸
于京無一米一錢之留置於邑舊時視還上為倉積今還上亦罷矣
所在郡縣枵然空虛吏胥徒隸並無升斗之祿漁獵村民以自糊口
每有小事非斂結取用無可着手水旱凶荒賑濟無策勒奪富民之
穀畧施糴粥所救無幾而徒致騷擾興學養士築堤利民勸課農桑

勤謀業亦不可徒以口舌責效 修城繕兵葺廨治道等事皆為縣者之所當務也

坐於無財不敢生意試論戢盜一事今剽掠之患處處有之而營將
邑守若固聞知固不免溺職之罪然若官有公物厚賂購賞則不過
旬日巢穴可破若無厚賞以勸之則誰肯冒危而與匪徒角逐哉由
是盜賊滋蔓公私被害如此而能為國古今之所未聞豈可不思變
通苟為朝夕偷安之計而已乎蓄積之道莫如立常平倉法上善以選
平法非也選上宜於京外立倉做行耿壽昌糶糶之法外邑則此以
辨法不可用也 每結加歛三斗前所論結解編成十數如泗川三千餘結可
得米六百餘石裁減吏員無過二十名每月各給一石官奴無過五
六名使令二十名每月各給半石假令一年料米為四百石其餘二
百石貯之邑倉擇鄉中士人廉潔有心計者為監官吏員中謹慎忠

直者為邑吏加定其料專任出納之事倉卒五人畧給口料每場察
市價高下入稟於官如春窮麥未登時穀價必貴乃出倉米減價以

糶之如秋熟穀賤增價以糶之一從時宜毋得抑配雖非春秋如遇

可隨時糶糶○又如值隣道豐歉即可輸往 本官必躬檢簿記每月
一閱倉穀明年又捧新米合而糶糶每歲終開糶糶實數報于巡營

轉報戶曹監司察其勤慢效害以為殿最守令察該監邑勤慢效害
以為賞罰守令若有一毫躬犯監司廉劾用監臨主守自盜之律巡

營不得挪列邑錢穀京司不得挪外道錢穀所謂移割貸用給代等
許多弊政一切無踵前習

京營各自有常平倉何必取於外邑公物者也京營不可挪用且
無留財而此法遂廢矣余在天津見各港口稅銀甚多燕京外邑不
得一毫取用雖各州縣不得挪用 則不出五六年可積數千石之米矣

行之二十年可至數十萬石昔唐太宗征高句麗破遼東白巖兩城
得穀六十萬斛遼塞荒寒之地有此委積况三南沃壤乎今以我國
之貧乃曰邑邑可致數十萬之積聽之者必驚笑以為河漢然殊不
知理財在人不在於國之大小世之古今但使朝廷之上法令畫一
制用有節賞罰有章雖井田古制可行於今孰謂後世常平之法獨
不可行於今日乎但志世主恒存內外之別外也公貨不認為國家
之物必欲策致京中甚者如漢靈唐德以戶部為
外別置西師瓊林以便其私用若苟如此則京外官祿可以增矣凶
如此則外邑常平法不可舉論矣年可以禦矣武備可以修矣國債可以償矣盜賊可以弭矣養士利
民修城繕廨之務皆可不淹時月不費民力迭奏膚功庶績蔚興雖
美國之富矣足羨乎邑中寘常平倉鄉社寘義倉則蓄積之道備矣
此礪溪柳氏之論也

第八商稅

附舟
稅

昔文王之治岐也澤梁無禁關市譏而不征德之至也至於漢武時
始權鹽鐵酒酤筭及舟車自是征權之法紛紛而出矣歷代最重鹽
利至今中國鹽稅可當地稅三分之一茶稅次之然鹽為生民日用
之需而征稅太重西國人多或非之我國立法仁厚本不苛取於民
如浦口場市漁鹽蘆田等一切雜稅少所入官均稅廳所收
稅錢亦無幾或為貴
近所有或為土豪所占轉相賣買官不理問近年以國計甚窘始議
設雜稅幾項終無實效徒滋民弊旋行廢罷然商民之困瘁固自如
矣余嘗在湖南順天府見濱海山野童濯煮鹽者刈草為薪所煮無
幾鹽盆多廢自水營托以犯松捉囚鹽戶每戶督徵數十貫錢並杖
囚之費為五六十貫每年春秋兩次依例督徵視為常廩由是鹽戶

舉皆貧窮無聊逃散相屬只舉此一事則他可知矣若自官責稅豈
不重困吾民乎宜自今無論公私收稅各港口稅及日本漁稅限三
年一切不收以上皆當嚴繩使國中之民任意興販少蘇其困弊
之氣然後另立一規內而京兆外而各邑所在商賈之民令歲首自
占所業詣官請帖官量其業之大小而定稅收錢給帖凡生實行商
皆同費烟酒
錫餅等
人亦同若無帖賣買者隨現嚴治沒入本貨明年歲首又納稅換帖
官實商籍而詳記之別定商稅庫以貯其錢歲終報于巡營及戶曹
以所收稅錢半輸戶曹半留本邑為公費沿江沿海船隻自船政局
主之量其大小而定稅亦於每年收稅給帖刻船號於舷倘實船籍
而記之凡入商籍船籍而有官帖者公私無得一毫更侵如有故犯
者許該民訴于政府依法嚴斷雖權貴勿撓或曰不稅於物而稅於

人無乃太疎乎曰物物收稅則騷擾滋甚奸弊難防盡歸於中閒浮
費入官必無幾矣如用此法簡而不擾可坐而收之實獲其用豈稅
物之比乎且定商稅者非欲斂利於下也今農民有稅而商民獨無
則非重本輕末之道故為此制也昔太公封齊表東海以魚鹽之利
富甲天下太公豈區區取稅而為國哉開導財源使民樂利民富而
國自富矣古之善為國者必輕稅而致富國皆用此道也且出口之
物若自內地收稅則是再稅也外國人有怨言不如稅人之為便此
即所謂營業稅也

第九護富

夫貧富者天之所定也先王制民之產欲使無甚貧甚富之異而人
之勤惰不同命之豐吝各殊雖聖人亦不能齊之矣王莽王安石安

引古經欲均貧富富者既破貧者愈貧何益於事乎夫富者其人必勤儉力作而興家者也是可勸而非可惡也邑有富民則緩急多藉其力村有饒戶則凶荒必有所濟在上者宜栽培而擁護之其不可摧破也明矣余觀鄉曲物情貧者固難自保富者尤不可堪其大富者操其奇贏游於貴近之門附勢自固尚能衛身小富力不足喘喘粟粟飲啄而四顧終必不免最可畏者官長也其次土豪也其次剽掠之賊也村民手足胼胝僅收數十石之穀輒得富名窺覷侵漁之患已四起矣或被以匡章之名或誣以中冓之私或徵非族之逋或索不用之債或以好言貸取或以虐刑劫奪要之盡蕩其產而後已貧繡墨鎮不察民瘼不調賊情專撥饒戶姓名為漁獵之資蕩無忌畏猾吏悍卒承風使氣勢如餓虎苟圖活命何暇顧惜財賄乎若一

年之間幸免此患則妻孥相慶欣欣然有生世之樂若猝然遭厄抑塞惶怖反羨貧家之無事是以村民得錢一貫以上不敢明寘家中惟畏人知勤於生理者不敢恣意營業見利而不能趨趨顧望兢兢然若負罪之人如此而民財安得阜乎民生安得樂乎吁可傷哉余聞泰西各國惟以富民為務民有興殖農作之利者政府必多方以導之設法以護之雖國君不敢一毫妄取於民國有大事則或借款於富人必計息還償而不能違期鐵路電線機器各廠等諸大役富民往往自辦而收其稅國家雖不與焉而自獲其益富者極樓臺被服珍玩之娛而貧者以賃作得食於富者於是民國共享其利貧富俱得其所所以能橫絕四海恣睢而自雄者也然則泰西之法惟恐民之不富我國之俗惟恐民之或富何其大相遠也夫願富之情

天下人人之所同非獨恭西為然也何不順民之情嚴立科條禁侵
暴攘奪之習斷願納冒官之弊衛護斯民俾得放心安業而殖其利
則十數年之後安知無能辦鐵路電線機器廠之民乎哉

第十草鎮

鎮營之設始於龍蛇經亂之後是時寇兵猝至郡縣莫相統率徵調
稽緩西崖柳相公懲其弊建白立鎮管之制每道設五鎮管各實營
將管轄附近屬邑後遇丙子之亂而未得其用自是又二百餘年不
見兵革營將無所事為專掌治盜為武官履歷之窠所在廩俸甚薄
不能自潤而無民社字牧之責有校卒刑殺之威且一年交遞無所
顧惜於是全事貪虐冒沒廉恥始以賊賊誣如良民勒沒其家財猶
曰是職掌內事漸至干涉風化以不孝不睦淫行等事構陷饒民逮

捕相續備極楚毒往往至死甚或開門招訟公行賄賂一年之間橫
財充壑車輪馬載而去後來者又甚於前間有稍欲自好者始雖收
斂鮮極有終何者以其所處之地使然也里語曰欲問營將治聲須
看門外草青蓋謂營將治蹟在閉門閒坐而已也夫設官所以庇民
也奈何設無用之官假之以刑殺之威雖免吾民乎癸未年間余在
機務處力言于廟堂請罷鎮營朝議以武官履歷難之或罷或存甫
踰年盡復如故為民祛害之難如拔山可勝歎哉今諸道郡縣地少
官多民不堪供多有可併者而營將尤宜先罷使地方本官兼之武
官履歷則於京軍門中代為變通事甚不難宜可為區區履歷實屬
民之官哉前罷鎮營時營將月俸自朝廷收上非體也鎮俸原自本
官支送者也營務既歸本官則月俸亦宜還歸分給捕盜校卒無料

之輩不亦宜乎

第十一船政

我國三面環海公私利用惟船是賴而船制鈍蹇踈難駛而易敗且數十年以來山木盡赭船板甚貴所在舟船多年久朽傷而苟且修補行險僥倖誠危道也近來漕穀每多臭載此非專由於船主輩故破乃船材朽弊而貪多重載之故也自與各國通商以後瀛船尚矣如日本之掛帆船登萊之捕魚船往來如織皆能穩度大洋獨我國船則行於內港亦不便利况敢窺外洋一步地乎日本人質元山北魚賣於東萊仁川質三南米穀賣於海西北道穀貴之處輒獲厚利內港則多貨土船用之依約條所載故也我國人無船可運坐夫本地之利豈不可惜乎湖西有一士友自少究心船制能知江海水性與行船之便否常

歎我國船制樸陋不得其法往年余守沁都時延致其人試造中船

小船各一艘所費與他船同而堅緻便捷遠勝於他船於是知船制

之可改也今日百務皆可實之惟船政不可不修宜於京城設船政

局國中船艦皆屬於船政局其詳見商稅私議二品以上卿宰主之中原福建省有船政

擇有深思識造船之妙者如上海所云湖西士人及日本為屬官講

究船制亦須詳實實造船廠於京江先造大中小船幾艘試之於江

海之路或送三南載漕米而來如有未洽處察其病源而改之又示

外國人爛商可否則然後再送東萊元山鬱陵島等處若往來便利則

可以駛外洋矣於是聚上下江船匠授之以法船匠如不服新制自

之猶不遵命依舊法造船曉諭國內造船諸處並遵新制違者從重

嚴辦津渡船亦用新制商民領至廠中自乃造稍大船稍大於令商

民集股載貨西往烟台東往馬島一次見利則後不待更勸矣出洋賣貨

其利甚大不但以輪船往俟物力稍裕可做造日本之掛帆船乘此則中國日本海口無處不可往矣過此以往汽船亦可得以造矣惟汽船

物費浩大今不可遽議掛帆船亦不可造今日急務惟在於行用木船苟造得堅緻如法則漕運無敗沒之患土利無見奪之慮隣邦近海之面可以漸通貿易江海舟行可免風濤危險之虞此其為益不亦大乎或曰每有所營先發之財之數今國計如此何以建設新局何以廣造舟艦耶曰近年以來國家患漕運之多敗買外國汽船三四艘其價為十餘萬元又艦長以下月給每船各數三百元一年合為八九千元數年所運湖嶺穀必不過十萬石而聞汽船一艘已破矣其餘亦傷弊須修改乃用又將費幾千元矣雖不用之時艦長等

月給自如今為五六年之久其費當為幾許耶今得汽船所費二十分之一足以辦船政之務移此無益之事專力於有用不亦善乎且本局自有八道船稅之收其數亦不少矣

第十二講約附論約條三失及論明立教約

夫信者國之寶也苟能守信雖無城郭甲兵可以自保如其無信雖有四海之富金湯之固不足恃也約條者交際之大信也天下人人之所共見若一字不符小則系生民休戚大則關國家興亡不可不慎也我國之通商立約者為八國與日本人約條最多原約外又多小小章程每鈐一約十日之內三港口日本商民無不知之一月之內日本大小官員及諸島商民無不知之家誦而戶習我國則自大官以下皆茫然不理視之如尋常故紙况小民乎余觀日本商人動

止事為無一不謹遵約條之中每與我國民交涉見其懵然不知為約條之為何物惟以淺謀私智塗抹掩飾於是視之若無知之豚犬動輒毆打彼其心曰約條者信也人而無信與豚犬何異雖毆打何傷我民不知其被打之為何故其心曰如此小事何至毆人此必恃強凌弱也朝廷亦畏日本之強我輩何敢相抗乎俛首受之若使我民明習約條與日人交涉之際小有違約雖三尺童子尚可瞋目而叱之奮拳而揮之彼必僕僕謝過更不敢肆其凌虐矣外國人閒行遊歷及內地行商皆有章程外道雖有刊布之約條所在各官全不為意余在外署時屢飭各道鈔錄緊要約條詳為註解使之臨事不迷監司守令俱視以汗漫不緊之事實之籬邊每有交涉動輒錯誤如外國人遊歷行商皆有憑票中國日本西洋憑票之制各異而均

有外署押印真贋易辨如不帶憑票及有不法之事押送附近

領事官

如日本人在河川一帶恐果及有作弊之事自官捉因定將故押送于仁川領事官如近東英德源從其近處而押送其

由諭報于該監理一面如帶真票而無他弊事者自官考驗放行而報于巡港及外署可也

已又不應有許多懸懸之禮數今外邑各官常時不窺約條聞有外國人入境則蒼黃不知所為不問憑票之有無真贋延之上座曲致禮數雖有不法之事不敢相較又或性強而執拗者將有憑票之商船貨物擅自執留以致紛紜詰駁二者俱失其中此不明約條之故也故朝廷大臣不知約條則不能辦交涉之務外邑長官不知約條則必見侮而生釁商賈細民不知約條則必吃虧而受辱宜定為著令自今有除外邑者必到外署講明約條英約則背講各國約則面講若不明文意者使之歸而加習復到外署試講必融徹無疑然後

乃許赴官赴官之後課令吏胥講習約條時時考閱不通者責罰京中各市及三港口與義州北道陸路通商處內而外署外而監理官召集商民中稍知書識事理者授以約條京市及三港口授以英約義州慶源等處授以中國陸路章程慶興則授以俄國陸路章程使之誦習又使互相傳授其不知書者以謗文騰習自官時召四五人試講每月五六次如此一年則雖愚民必知方向矣夫約條者在國為守國之寶在人為護身之符人人皆知約條則可以護身而不受外國人侮也往年中國法蘭西交仗於安南已中一字誤逐法國留兵逐致大戰曲在中國故中國人死傷甚多約條之重如此

附論約條三夫

我國前後議約所失有三英約中漢城開棧一也漢城開棧即中國與我朝專條之約而漢許英約遂為各國均沾余曾內地行商二也日本約四道通漁有漢城開棧不便議入送天津者

三也主事者不量我國之事勢輕易鈐約遂成今日難醫之疾可歎

附論明立教約

西國之教有天主耶穌之別其源一也耶穌教美國之所尚也其人安分自守所在不犯其國之禁令天主教法國之所尚也其人強亢而好勝在其國與國君相抗在他國必干人之政護己之黨百弊層出往往至生衅致兵我國前後來布西教者皆法國人也往時不通各國而禁邪甚嚴故教主潛伏民間不能為弊自通各國以來邪禁自弛於是教主呈身露出廣招學徒大治教堂又有法國公使左右之其勢始張大矣嘗見清國與各國約條書皆明書傳教之事與法國人約條原約外別立教約然清國衣冠之流尚不染習惟貧窮無依者聚於禮拜堂視如僧尼道士之各奉其教而已日本亦然我國

則外憚法國之強不敢顯斥其教內畏斥邪之議不敢明弛其禁議約之際苦苦相持僅沒教一字於約條之上而其實已開禁矣開禁而不立明約何以善其後乎美國人墨賢理公正有識之人也嘗為余言貴國將與法國議約宜另立教約防範後來之弊其約云法國教主在朝鮮地方傳教朝鮮官員視之如各國商民一體善遇朝鮮人民在法國教堂為教徒朝鮮官員視之與他民同遇有詞訟及犯罪者朝鮮官員拘到查問從公辦法法國教主不得袒護如此立約則庶無護黨之患矣余深然其言丙戌夏法使來到翠堂從兄充全權大臣與之議約是時朝野物情尚諱言教字故不得立此約去年聞法國教主聽教徒之訴侵害無辜之民被其拘辱者為數人外署終不能明言責之向使聲明此約豈至斯邪或曰今雖已晚可以追

立此約否曰凡事失機會則甚難更圖彼時法教主喜於開禁或可降心相從今則禁已自開又已試其護黨之習何所畏憚而肯立此約乎雖使立約必不能盡善如初意也

第十三綏北

俄羅斯蠶食西北東界延亘四萬餘里今據清國我國日本之口虎視眈眈有並吞之勢歐洲之人為吾三國寒心焉我國亦自危之常曰北道必為俄所有然以余觀之俄人能堅忍耐久以達其所欲為者雖有啓疆之欲不造次輕動斷非無故而凌虐隣國者也其蠶食之法專用和緩手段不求急近之效計之以十年二十年用功不息觀人之覺待其不得不自棄然後取之如引遠水而灌野綿延漸漬盈科而後進初不覺其迅疾而旬日之間便成一望巨浸矣嘗聞諸

六鎮之人俄國待新附之民極其寬簡每十家或四五百家爲一社長使以其本俗治之願入籍者入籍不願入籍者亦聽其所便立社新墾之土沃饒倍常而任其耕作不收租稅終歲飽樂不見侵擾由是我民之苦於虐政者奔走如流相續渡江六鎮幾空其不去者惟墳墓世族深根難動者也不然則頗有田產願戀棧豆者也其餘皆緜負而去矣夫關北是我朝興王之地發祥之源也其風俗樸厚人多材武如中國之山西朝家勤恤之意常倍他道而距京二千里山嶺險阻聲聞希聞非得良牧守布宣德意克盡子惠之方生民不得沾王澤矣六鎮皆武人履歷之邑爲守令者多麤鹵而不顧廉防且與巡營隔遠毀譽易沈遂恣其貪虐魚肉生民數十年以來又多債守剝割之風日甚一日朝廷不之問監司不之察民窮困無聊靡所

告愬隔江一望之地爰有樂土政俗寬厚桑麻翳然安得無去汝適彼之心哉於是先去者穩享飽樂不去者偏受其困舊日百戶之村今餘十戶而徭役倍重不堪其苦勢將相率而盡去所餘者惟吏屬與邑民幾戶而已爲官者惟念京債之重誅求於餘民則勢將羣起迫逐因而剝掠邑村走入俄界朝廷亦無如之何寘之度外遂成瓦礫之場狐兔之窟矣於是俄人將徐步渡江掃瓦礫剪荆棘經畧鋪寘載其版籍之中朝廷若詰問則彼必曰我取自棄之地非力奪也於貴國何有我既理屈力弱無以相爭必更立一約以關南爲限而無相侵犯然不恤民情則關南亦關北也豈可久保乎此理灼然不待燭照而自見矣由是言之非俄國能奪人土地也乃人之自棄也苟能擇守撫民不至自棄則俄雖有虎狼之心豈能加我哉往年國

家寘按撫使專撫六鎮誠為得宜按撫使苟得其人專六鎮黜陟之
權斷京城輸賄之路北布一匹不凡為弊於民者一切罷之獨其租
稅限三年勿收鄉將吏隸量存給使幾人外餘皆減遣歸農按撫使
以下節衣貶食親行閭里勸課農桑勞徠不怠則流徙之民必聞風
還集矣夫人情豈樂遷土哉聞我民在俄國界者尚不改其衣冠聞
國哀之報則皆白笠布帶南望而號哭此其心豈能一日忘故國哉
但畏虐政而不敢還耳若為之除患祛害開其樂生之路則在彼雖
有十倍之利必多棄而來歸者矣流民既還則田疇日闢賦稅日增
不四五年可復舊日之氣像俄國人亦必稱善而相賀絕其窺覷之
心矣

第十四解錮

夫罰不及嗣賞延于世大舜之聖德也罪人不孥仕者世祿文王之
仁政也傳曰君子不為己甚者今既罪其身又錮其後不亦已甚乎
後世一人有罪誅及三族誠已甚矣然若幸有得存者一經赦典則
朝家視同平人隨材叙用未有如我國之世世禁錮者也我國最重
之罪莫如犯上而動兵作逆者五百年間僅十數見耳其餘皆言語
文字之逆也一被逆名登於臺彈則並錮其世世子孫須自朝廷伸
雪其冤然後其子孫乃敢赴舉不然則雖百世不得見天日此豈理
也哉夫是非者百世之公也以君相之權亦不能奪雖死於惡逆如
非其罪則天下後世皆知其冤何待朝廷之處分必欲得朝廷之處
分而雪其冤者為子孫也苟為子孫而雪其祖之冤則冤者亦雪
不冤者亦雪有力有勢者雖不冤亦雪無力無勢者雖冤亦不得雪

安在其公議乎自三百年以來士夫守家論雖身犯實罪之人其子孫必稱冤稱誣以冀朝廷之雪何者其祖無罪然後子孫乃可免錮也於是是非混淆黑白無分所謂孝子慈孫不能掩其惡者殆不可復講矣由前而是非不明由後而人才多棄誰為此無稽之法釀成三百年冤鬱之氣乎且貪墨之罪不減惡逆然其人可誅其子何罪况改嫁與淫奔有異先王之所不禁也於其子孫何有今國典改嫁與賊史子孫勿許清官皆已甚之制也賊史與改嫁子孫尚不可錮况庶孽多良妾之後有何罪過而世世積塞至於士夫家寧絕香火不以庶子承嫡是果出於天理乎出於先王之令典乎嗚呼東方濱海之國山多野少風氣迫窄人才無幾而限之以門地界之以色目又有此許多積廢之端非徒天下之所無即我東檀箕羅麗以來

所未有之弊法也而勒成鐵案與國偕存國勢安得不靡然而日衰乎夫人之賢愚不係世類舜不以鯀之惡而棄禹周公不以蔡叔之罪而廢蔡仲張湯杜周天下之酷吏也其子孫能反之以寬厚世篤忠貞為漢名臣勝於蕭曹勲德之裔奈何以言語文字之罪錮人累世生而自棄不識君臣之倫是豈善善及于世惡惡止其身之義哉或曰今自朝廷解禁錮之法誠為盛德事然若不雪其祖之冤其子孫雖欲貪榮冒進其如廉防何哉曰不然昔王儀禧康皆以非罪為司馬昭所害後儀子哀終身不仕晉朝康子紹為晉侍中死於蕩陰之難是故王哀為孝子嵇紹為忠臣夫二子之於司馬昭君臣之分未定而死於非罪則其子讎之可也然嵇紹猶黽勉就徵以成其忠况委質為臣食其祿而享其位雖死於非罪其子孫何敢讎君而不

仕乎又况死之未必非其罪乎若有此等義理則以大禹之聖蔡仲之賢豈肯晏然受命反不如今人之廉防乎宜為定制自今如有犯人其子孫之知情坐死者外勿為禁錮隨才叙用則其人必感憤戮力以思蓋愆之道矣從前累百年禁廢之族一槩蕩滌咸與維新則神人胥悅天地同和王道之蕩蕩平平顧不當若是乎至於其祖之有罪無罪自有百世公議不在於子孫之辨明又不在於朝廷之伸雪但在臺啓者停之可也

第十五廣聽

夫國家之治亂興亡不在乎他在乎言路之開閉而已昔堯立誅謫之木禹設敢諫之鼓而下情畢達周寘監謫之巫秦制妖言之法而上過不聞下情畢達則億兆戴已上過不聞則主勢孤危此歷代之

龜鑑治道之關鍵也夫壅流甚者必自決養癰久者必自潰自決則害田自潰則傷人萬國亦然是以善為國者必宣民之口導之使言俾無自決自壞之患然後其國可得以保也昔薛瑄使蜀還告于吳主曰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臣聞之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至其是之謂乎余讀史至此不覺瞿然而歎曰今言路之閉已百餘年矣使有識者見之得無如薛瑄之所言乎夫閉塞言路始由於權臣之世執國命防人論已之短也朝廷或立仗之馬臺閣成禁口之烏魂授色予不令而成俗至如辭職之例疏陳勉之腐談亦必徧示貴近然後乃敢上達上之所罪三司必從而請罪謂之臺體上之所不罪雖有貪虐奸佞債事之罪寘之不問於是相視為惡無所忌憚行之既久遂成國規後之人生長

老死於諱言之世杜口結舌以為當然國勢之危如綴旒民生之陷於塗炭視如秦瘠自同寒蟬反以言者為怪矣余昔奉使赴津時上疏論節用一事其辭不甚切至而舉世譁然非之以為妄言愛我者為我惜之吾至今思之不得其故嗚呼諱言如此何以為國他日纂修國史百年之間將無一疏之可載豈不貽羞於後人乎今宜廣開言路不限官民使人人得盡其言則情無不達寃無不白國有公論是非乃明上可以補衮闕下可以警流俗君子有所依而得以盡其力小人有所憚而不敢肆其非矣雖有狂妄之談無益之說亦並宜涵容以開忠讜之路於是兼羣聽而集眾智擇中而用之則舉無敗事自循軌躅如水之順其流也無衝激之患而得灌溉之利如病之得其治也邪鬱消散元氣自復此今日醫國之要務也

第十六任職

昔柳子厚著梓人傳朱夫子以為濶達治體載之於綱目分註余嘗為之演其說曰今有富人作室擇良工師而任之以繩墨之事其次斧者鉅者鑿者鉋者各任其事主人惟時時觀省勞以酒食獎其勤而警其慢則人自興勸而樂於趨事將不日而成輪奐之美矣主人若侵繩墨之事則工師必不盡其心矣若侵斧鉅鑿鉋之事則斧鉅鑿鉋者必不盡其力矣又數易其工不終一事事無成緒人皆解體互相觀望惟主人言是俟順其意則得酒食不順其意則見怒於是皆以容悅為務耽延玩愒虛費雇直彼工匠等反得其僂而主人獨勞心費力終歲而屋不成無一人任其咎者苟如此則豈惟大廈難就雖一間草屋亦不可得以成矣今天下萬國莫不以任職為治一

界以全權委任之狀則始終不撓得盡其職故人君不能干政府之權政府不能干百司之權官長不能干四民之權大小上下各修其分內之職而功罪自有主者賞罰付之公議此所以庶事無闕功用丕著者也歷觀季世營僣行私多不任政府然至於百司之職尚不能盡奪豈有內外百司束手仰成而可以為治者乎以大舜之聖猶戒之以叢脞以文王之明固敢知于庶獄庶慎豈其智不足以周萬物哉以治體之不當若是也昔堯命鯀以治水鯀方命湮流天下共被其害堯非不知而猶不奪其權不干其事必待九載不成然後乃行黜陟古聖人任職之重如此

私議總叙

雲養子既放于海濱山寺窮居無聊以其平日所欲試者著為私議十六篇客有過而難之者曰子之言固當世之務也然或捨大而言小或寘急而論緩寧有其說乎雲養子曰有之夫子之所謂大者非格君心正風俗謹權量審法度量田平賦修籍均徭之事乎此皆前世已行之事苟欲行之則斯行矣何待贅為論說也子之所謂急者非今日紛紜毛舉之弊民國困瘁之端乎此亦前世多有之事苟欲已之則斯已矣又何必謾費毫墨也今吾所議諸條皆前世所未有之弊也亦天下萬國所未聞之事也惟我國百年以來養成之病至于今日遂成膏肓而難醫者也是安得不別為論著乎其事雖小所關甚大其機似緩所係實急及今揀之猶恨其晚若過此以往愈不可為矣余僂廢之人也雖幸而復見天日衰朽憊頓不堪復事驅馳自分老死於溝壑之中異日若蒙朝廷求遺書使此議得塵清覽

則豈不愈於茂陵之封禪書乎政不自舉必待其人人不自至在於
薦賢作薦法議第一錢以假民非為利國利國則病假民乃益作錢
法議第二兵不在多貴乎精鍊量力而養必思後患作養兵議第三
六通之害終為民隱寧損於上以厚邦本作蠲逋議第四魯宣復卮
君子攸譏漢氏寬賦歷年鞏基作結弊議第五唐時白望周臺避債
宜鑑前失節用輕稅作貢市議第六數口之家猶儲擔石國計哀痛
朝不謀夕作蓄積議第七征權煩碎民所困弊捨物稅人法斯簡易
作商稅議第八明王制國藏富於民不侵不撓如烹小鮮作護富議
第九無事寘營是為完官藉其虐威荼毒黎元作革鎮議第十國君
之富數馬以對環海為國艱政最大作艱政議第十一交際四隣惟
約是恃廢而不講納侮受恥作講約議第十二六鎮十州殿我王國

奈何棄民淪于異域作綏北議第十三罪止其身罰不及世公法仁
政兩行不悖作解痼議第十四惡聞其過其過益彰直言滿朝其國
必昌作廣聽議第十五雖有善法在人推行各盡其職庶績乃疑作
任職議第十六庚寅仲春靈塔寓人撰

說
錄十三

剪綵者說 甲寅

東湖舊庄蓄梅花一本格甚奇開又最後主人靳護之以供晚賞甲
寅辜月之晦天氣甚暄三日霰霖冰泉孔竇皆淙淙焉一夜之間梅
花盛開主人寘酒卜夜將與故人飲未幾花已紛紛在地乃惆悵撫
枝徘徊歎客有過庄前者曰吾能剪綵作花使人見之而莫辨真
贗也主人命試其術客乃具剪刀裁冰綃抽金絲粧黃蠟萼藥跗房

各臻其妙遂一一黏柯三五並蒂烟之夕月之曉宛轉婞婞不多讓
於羅浮庾嶺矣客乃粲然顧笑獻功於主人主人曰吁子之才亦巧
矣然夫物貴乎天牛馬四足是天也而穿鼻絡頭非傷天之甚者乎
今子摸於虛而誣其真乃逞其能吾恐其幾希於無天也客昂而笑
俯而喟曰君亦知夫天子天有四德維元為統終始惟仁萬物資生
天何嘗一日無仁哉彼木之英華即天之仁心也是以名花雜卉凡
萬數盛於春相屬於夏秋其晚也乃有菊故菊能做霜菊之後草木
盡衰霜雪時降野無遺綠山無點紅蕭條閉塞不堪其索於是好事
者為之盆植古梅被之絳紗而勤護焉其計雖寤而其心亦苦矣雖
然梅質脆弱不可以耐久吾恐一日無花一日傷天心吾是以學吾
術焉吾豈用巧哉庶乎知一日之不可無花也主人曰善命酒迭酌

頽然於其下

乘海舟說

海水常無風而波遇有微風則浪湧鼓天船上立兩帆前後受風風
不順則橫帆借勢而行方其帆回艤傾出沒波濤之時不習海舟之
人未有不失色競栗而仰天者甚者嘔噎放屎昏倒於舟當是時舟
中之人必觀水師之所為水師立於艤頭一手執舵一手指波頭曰
某面風來舟人應命奔走為防禦之計已而曰風來緊舟人又奔走
搶突於是諸人相顧寒心微察水師顏色顏色若變則諸人惶懼不
知所為若舉止安閒言笑不異平常則心乃小安以其一頓一笑卜
吾之生死故海上人語以為淺情之人不可以作水師以其惶惑人
心也昔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天下之注將相無以

吳於舟中之望水師人心之向背離合在一搖足之間耳故君子車中不疾言城上不親指欲審舉措於具仰之地也昔管蔡騰流言亂周室周公靜以鎮之遂致圉空之隆詩云衰衣繡裳赤芻几几霍光受詔輔幼而進退不失其度漢室以寧周亞夫堅卧以靖吳楚之亂張遼聞亂不動建功合淝蔣琬繼諸亮之後容無喜戚而蜀人以安謝安矯情鎮物晉賴以存張亮情素恒恟賊兵猝至踞胡床直視不言諸校反以為主將勇乃併力却敵韓琦垂紳正笏而措安天下張方平下馬一呼萬歲而制亂於未形是皆懸安危於呼吸之間不用鈇鉞湯鑊而服其威不用印章符契而服其信不用戰伐殺傷而服其功不用言語文字而服其治化累卵為泰山轉泰山為累卵在乎其人舉措之如何為人上者可不慎乎記曰盡飾之道斯遠矣如

非素所蓄養者其安能學為也

苦蚊說

湖南全州之蚊聞於國中而沿海諸蚊亦相伯仲於全州全州及沿海諸蚊皆推順天金鰲島之蚊以為大父於是金鰲島之蚊冠於一國島中素多麋鹿金鰲島以麋鹿聞於國中遠方之人裹糧涉海而來飲其血來者必苦於蚊而減其血膚於是以為金鰲島之鹿無補於人非鹿之無補也則蚊之為害多也蚊大小如蠅嘴如麥芒獨鳴如雷羣飛蔽天畫集人肥毒螫如蝎余嘗夜卧不得眠起而歎曰蚊子余之無罪也適有成安來者號成安方夜起附火聞余太息而笑曰天下無完全之福有必反之理子獨不知乎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水克火而土反克水理之常也虎能食百獸而乃為毛門

蟲所嚙螳螂捕蟬而黃雀制其後其理若為報復者然昔吳淠鼓山
鑄銅富甲天下乃為鼉錯所削石季倫以富自詡而倫秀輩利之且
不觀夫今之世乎閭巷市肆有數金之饒工必有分其利者焉其實
皆天也子飲鹿血有日而血旺肥潤意者天其使蚊分子之利乎余
曰唯唯利固當與蚊分之以順天心且鹿有何恩於蚊而為之報讎
咸安曰以蚊之微細居海島空寂之中非鹿無以揚其名於四方此
非恩之大者乎余聞之悄然曰微物亦能死於名乎

弓鞋說

辛巳冬

入山海關有一女子盛飾而過車前蹣跚而行視其鞋類獸蹄焉為
之怵然而驚戚然而悲終日而不怡于中嗚呼惟天生物有任惟人
具兩手兩足手以任事足以任步闕一則為廢人即所以廢天也易

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人之生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足
者親下之器也惟婦人有地道焉是宜護其親下之器甚於男子奈
之何戕賊杞柳拂其性而廢其用棄天賦之全而傷父母之遺也人
知恥一指之不若人而不知恥兩足之失其常知殘疾之可哀而不
知自戕之為尤可哀也不亦異乎古者五刑之罪剕辟居宮剕之次
漢文帝以笞代之率多致死則剕辟之重去大辟無遠矣今之婦孺
何辜于天人人陷於刑辟而不自知有識之人以其兒女小故無關
於世道亦不之恤然則曾子淵水之訓樂正下堂之戒獨不可施於
婦人乎今有繫禽獸之足見者莫不憐焉繫舉天下婦人之足乃反
恬然不以為怪亦獨何哉諸夏之所以長於四裔者以其稟中和之
氣而全其所受之形也若四裔則毀體而不知重瀆倫而不知恥至

有斷髮文身髡面割耳燒臂燃指者先王存而不問與禽獸同畜焉
今四海之外未聞有毀體之俗而獨諸夏有之夫諸夏聖人之邦也
女子人道之始也被之以衣裳節之以珩璜周旋中規威儀可則欲
其防微而遠辱男女固無異也且古之聖女有胎教之訓尤謹於坐
立之際生子必聰明齊莊為聖為賢其有關於世道也如此今之婦
女自在孩提已加纏足拂性忍痛撻揉天形行步顛側於是飾頭面
被錦繡安坐而食一切婦職皆令男子替行此又何理也噫伊川被
髮之人漢季斷尾之鷄其蠶已遠見矣或謂漢女欲自表異故纏其
足此護非之辭也嘗見元人小詞往往有弓鞋之語意者自唐宋末
造已有此風不知何許娼女祖龔齒折腰之故智始欲以此妖惑狂
童遂以漸染成俗為千餘年難醫之疾豈不傷哉夫衣裳之制古今

異宜昔賢亦云某今人當服今人之衣其不可苟異於人審矣若身
體則皇天所賦父母所遺又無朝家著令何苦貿貿然苟合於俗賊
其天質貽笑四方哉惟願世之讀書明理君子有志於復古者斷然
自一家興行禁止纏足之法使閨壺之間步履端重威儀嫻都窵有
一二同志相視為善丕變歷世之弊俗則神人胥悅華裔共仰其陰
功至德宣漢文除肉刑之比也哉

李舜徒字說

舜命契為司徒使敷五教五教者五倫之教也孟子曰鷄鳴而起孳
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夫為善之道莫如五倫然自舜以來四千餘年
耳擗目染坐言起行皆不出於五倫之外孰非舜之徒耶唯今則不
然殊俗雜糅異端並興舊喜新之民靡然競趨學士大夫僅能自

守而無以障川回瀾天下之達道駸駸然幾乎滅矣當是時能立赤
幟於萬人之中曰我舜之徒也屹然若龍門砥柱使人望之知所依
歸則吾道一脈之寄不其在斯乎吾友李君舜命讀書尚志之士也
改其字曰舜徒必非無意而作之者余於是為之說

虎豹說

壬辰正月

虎豹能食人然亦畏人夫虎豹之所恃者惟爪牙耳然如遇機智勇
力之人則爪牙亦無所施而其他無可恃之勢又無管人之權又有
機獲陷穿鋼又毒天鎗砲之制其命者故常晝伏夜行四顧疑畏不
敢輕動蓋有終年而不得一食人者若使虎豹有可恃之勢有管人
之權而無機獲陷穿鋼又毒天鎗砲之制其命者將白晝橫行於都
市之中雖有機智勇力之人莫敢相抗悅首委肉而請命生人之類

將盡滅矣或曰物盛則衰理之常也若人類太繁則天降虎豹之患
而大減之於是虎豹有時而無畏恣其啖噬當此時其得免者幸也
其不得免者命也此氣數也虎豹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噫其信然乎

風水說上

壬辰孟春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送死之節也衣衾棺槨必誠
必信使之無憾於人心是也追遠者祭祀之禮也春秋烝嘗事死如
生使人不忘其本是也記曰之死而致生之不知不可為也若以宗
廟事生之禮致之於墳墓送死之地可謂知乎是故古者墓而不墳
又曰古不易墓易者芟治之謂也非薄於其親也恐犯不知之戒而
惑亂民志也故雖有孝子慈孫一葬而返則不得復以墳墓為事其
終身寓慕而有事者惟在廟祀而已古之聖人準天理酌人心通乎

陰陽鬼神之情而為之制其精義謹密不可踰越所謂俟百世而不
惑者也漢明帝以察察小明之資慕愛親之美名而不知為孝之實
乃敢輕背先王之典初行上陵之禮每歲正朝謁原廟上食百官奏
事如常儀至易太后鏡奩之具以事生之禮施於墳墓自謂孝冠百
王然不知置宗廟於何地乎當時羣臣長於王莽之世習見其虛偽
矯飾之文其所見又皆出於明帝之下故默然無一語諫止者自是
以後世主簡宗廟之禮崇墳墓之典禘祫大事則猶或不親而歷拜
諸陵則不敢廢也風俗下行至於士庶亦皆以墳墓為重往往捨廟
而廬子墓以取孝名先王典禮於是乎大壞明帝可謂萬世之罪人
矣蔡邕乃反傳會而贊美之以為至孝惻隱不可奪也何其陋哉夫
以墓為重疑若不甚害義然其末流之弊乃有不可勝言者晉有郭

璞者出而為之葬經又有青烏丈人者出而鼓其妖說以惑民心以
貽世禍使天下之人終身奔走於墳墓之事其原蓋出於明帝重墓
之風夫然後知聖王制禮之意不可易也

行之事也

禮弓有哭墓後墓之文然此為去國者之變禮非常

風水說中

古者聖王設教務民之義不為無益不達之事夫無益則損不達則
壅如人之一身元氣有損則客氣必壅此百病之所由生也夫人之
生也稟天地五行之理其長養也受山川風土之氣及生理已盡則
魂氣上升骨肉下委其下委者為塵為灰與土同體其上升者冥冥
漠漠不可知其有無然祖考血氣之遺在於子孫以類相感其理甚
明為善為惡鑑臨在上詩書所稱頌福之語皆在於宗廟祭祀之際

未聞在墳墓也易之萃曰王假有廟廟者祖考精神之所萃也苟死者有知不依於血氣相感精神所萃之地乃反往依於已委之枯骨托山川風水之氣作威作福於其子孫果有是理乎若云非精靈所在則無知枯骨又安能感山川風水之氣乎夫葬家之說自古達識之士多言其非如呂才之叙陰陽雜書是也今不復論吾所信者惟聖人之訓與古人已行之跡耳昔孔子合葬於防先返兩甚防墓崩門人三告而孔子不應乃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陳皓集說以為古之人敬謹之至無所事修夫子自傷其不謹封築以致崩圯也此以後世重墓之見由護聖人而為之說也余見中國人墳墓無莎草之固想古時亦然其崩宜矣古者墓而不墳今所崩者墳也非墓也巍巍土墳安得值雨而不崩此豈封築不謹之失哉夫葬者藏

也古者墓不芟治封不改築又無拜墓祭墓之節蓋與生人之事遠

矣

朱子語類曰墓祭非古也雖周禮有墓人為尸之文或先初葬時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

孔子於既

葬之後雖知墓崩既無更築之道則不如不聞又不忍聞故不應既聞之矣自然流涕然終無反而更修之文此聖人之中節也由是觀之已葬之墓雖崩不可復修况動於禍福而遷之乎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使之合葬而哭焉夫生死同居尚不為忘况忘死人之同山乎我東三國時未聞有葬地禍福之說至高麗初有僧道說者號稱神眼東國葬師皆祖之太祖顯陵即道說之所占也宜為其萬年傳祿之基而數葉以後篡弒相續昏狂相襲奔走播遷流離竄逐權奪於崔氏者五世命制於蒙古者九世不絕如綫者僅四百七十五年其間百數十年殆同無國計歷年之數不及於三國遠

矣麗祖以英傑之資得國最正淑仁厚澤固結人心雖不得吉地以
葬之猶可以卜長久之祿而今反不如三國歷年何也且於丹寇之
患遷梓宮於奉恩寺蒙兵之難再遷于江華發露遷動不安厥宅吉
地固如是乎以此推之道說之為術亦可知也猶復處處埋記以眩
其能既誤麗氏又欲誤後人何其甚也夫郭璞為中國葬師之祖而
不救其死道說為東國葬師之祖而其術誕妄如此况不及二者萬
倍者乎今之所謂秘記始於滕公佳城之說此葬師之所樂道也然
滕公之曾孫頗坐法自殺而國除未聞其後之昌大秘記之不足信
又如此故以事則無益以知則不達沒身勞勞而不見其效終亦自
欺而欺人而已也惜乎葬家之說不出於孔孟之世若早見絕於聖
賢之言後世士大夫必不篤信至此不過私行於閭巷與巫覡同歸

耳今不然而儼然行于世何其幸哉

風水說下

夫人之壽夭貧富貴賤皆有定命非智力之所可轉移者也故君子
天壽不貳修身而俟命孔子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由此觀之孔子亦豈不願富貴哉但無可求之道耳聖人既遠明王
不作人無定見私慾橫流各思徽俸之福風水之說於是大行以為
子孫禍福皆係於祖考之墳墓吉可力致凶可趨避苟得其地則天
可壽貧可富賤可貴時以其占驗小數誑耀愚民非徒愚民傾惑世
之賢人君子英雄豪傑莫不甘心信聽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委巷匹
庶莫不殫力焦心汲汲遑遑皆以墳墓為事視山川為私物以枯骨
為奇貨其心以為修善無益為惡無傷惟在擇地而已蟠胸着肺牢

不可回夫草木之有生氣者寘之沃土則茂寘之瘠土則瘦此猶人之有陽宅之理也至如萎草枯木雖種之沃土栽培如法豈有發達之理乎今葬師以陽宅之說傳會陰宅以生人之理求諸死人其不可通明矣譬如畫鬼鬼者人所未見故畫之甚易辨之甚難葬家之說皆畫鬼之類也矯誣陰陽其書五車今十人聚于一堂其五六人必葬師也人人言殊各是其說始以彼安此安之理為之說驗之於地中多有不合則乃曰禍福之降不係地中之善惡始以血屬感應之理為之說驗之於人多有不符則乃曰無論血屬與否主要是墓者受其禍福今有同父之子三人其一人幸而得財則必曰是祖山之福其一人不幸而夭死則必曰是父山之害其一人偶得科官則必曰某山第幾節有貴龍此其應也理本茫昧說又圓轉聽之者以其

切於禍福不暇究其虛實怵然動心見大姓之先墓則人人皆贊見他人所占近代之墓則無不斥之使其主人夙夜憂恐必發掘乃已及其移葬也他師見又斥之為主人者將何從而可又廣占而禁人之墓強者以里計之弱者以步計之一有犯墓視若仇讎至一門同堂之內戈戟相尋嗚呼生則與親戚隣里欲其相近而居死則獨處於空山之中與山魃木魅為伍此豈安於理乎人掘則謂之讎自掘則謂之孝雖十遷其墓人不以為過不知自掘之罪甚於人掘孝子慈孫之所不可忍為而忍為之不亦喪心之大者乎生不顧父母之養死則竭力求山此非薄於生而厚於死者乎今遍國之內無一不聞地人死而無可埋之處專以相儉相奪為務殺越之變發掘之患在在有之今之州縣官府終日膠擾者皆墓訟也其他生民之事念

不暇及此豈足為王政之急先務乎夫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制生
死禍福之命也君之所以為君者以其主貧富貴賤之權也若徒葬
家之說則人得吉地而葬之天雖欲死之禍之不可得矣人得凶地
而葬之君雖欲富之貴之不可得矣然則彼宵然覆下巍然處上者
徒擁虛名而已其實大命大權陰奪於葬師之手吾不知造物之為
何狀乃今始知非別人乃彌滿一世之葬師也是何造物者之多耶
噫自古異端之說有感有不感惟風水之說無人不感雖有微知其
非者不敢昌言排之何者舉世皆惑而獨不惑反以不惑者為惑言
不見信徒被笑罵且俗傳斥風水者其家必衰亦有畏此而不敢言
者禍福之動人乃至於此誠可哀也假使真有山理山理之上更有
天理天雖高高在上亦不可不畏也以子孫之利害輕動祖先之墓

祖靈必不佑矣不務民義惟求陰陽山川必不助矣專私一己不顧
他人之害人情必不順矣違背聖訓惑感良心不安其命妄選非分
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禁也昔孟子以楊墨之害比於洪水然
洪水之害止於九年風水之患無時而可息夫物極則有必反之理
今風水之害極矣不反則生者無寧日死者無葬地其患非洪水之
比也反之當如何曰焚其書禁其人除步數之限嚴動塚之誅使各
從其親戚而聚骨焉可也

天堂地獄說

古者明王之御世也奉天無私刑賞不濫為善有福為惡有禍禍福
之權在於人世章章然顯于耳目故民有定志邪說不入世衰道遠
為民上者以喜怒用賞罰善惡無分民志靡定各懷一切苟且之心

佛氏之教於是東來造為天堂地獄之說誘惑人心以為生時善惡受報於死後其說甚誕然顧人世無可恃者故靡然從之於是禍福之權不在人世而在於陰界昔人有偈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此固名言也今其說則不然以為念佛則可免罪過迨薦則可得超昇身備穢德而口誦佛號生造惡業而死勤薦福審如是也天堂地獄為僧徒營私之門而刑賞之不公未有甚於陰界者也豈有是理耶或曰天堂地獄其有無固不可知然今問巷小民徃徃有死而復生者歷歷言冥府之事一如畫圖所見或延壽幾年至期必驗以此觀之不可謂盡無也曰此吾所謂無者也夫四海萬國民物之衆其生也同稟于天其死也同歸于地如有冥府則必建一司而專治之不應於萬國各設冥府夫萬國之宮室衣

服形貌言語各殊其類今我國人所見惟我國之制也中國人所見惟中國之制也推之各國人所見亦必皆然是何冥府之多也夫人之死而復生者非真死也為疾病所困窒昏不省其大限則固未至也故脈息雖斷溫氣聚于心胸之間心未虛靈之物常時為食氣物欲所蔽塞知覺不靈久病之餘食氣物欲俱虛於是一點靈明之體乘溫氣而乃發如夢寐之因想而起平日所習聞之事宛然在目恍惚足蹈於閻王之庭其宮室衣服形貌言語皆心靈之所締造也其所云延壽定期亦心靈之所指使也今嬰兒患痘能識門外之事婦女動烟能誦藥方此心經乘熱而發其靈明也與此何以異焉曰然則人有見地獄者未聞有見天堂者何也曰子不見夫三代春秋之事乎是時未有地獄之說所信所畏者惟上帝而已故三代春秋之

人多夢天帝殷宗之夢帝賈弼鄭伯之夢天授蘭若此類者甚多此非天堂乎此非其心靈所感乎後世之人習聞佛說而酷信之然天堂則非人人之所敢望所可畏者惟地獄耳凡人畏懼之情甚於歆慕平日着於心者甚固故因想而發現又何足疑乎曰然則天堂地獄皆矯誣之說謂之無可乎曰其事則無其理則有曰惡乎有曰在於吾心善念起則便是天堂惡念起則便是地獄此儒與佛之所同說也

時務說送陸生鍾倫遊天津

壬辰閏六月

昔司馬德操謂漢昭烈曰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其惟俊傑乎夫所謂時務者何也即當時所當行之務也猶病者之於藥皆有當劑雖有神異之方不可人人服之也當昭烈之時天下大勢十之

八九盡歸曹氏其可據而為三分之二之基者惟荆益是已故孔明士元汲汲勸圖猶恐後時終能以此抗天下之全力此謂識時務之俊傑耳如以為仗順討逆不係強弱雖無尺寸之資一舉而漢賊可滅神州可復東吳可並聽之甚美其實難副此豈非俗士之見乎今之論者以倣效泰西之政治制度謂之時務不量己力惟人是視是猶不論氣稟病症而服他人經驗之藥以求其霍然之效蓋甚難矣夫遇各有時國各有務破一人之私擴工商之路使人各食其力盡其能保其權而國以富強此泰西之時務也立經陳紀擇人任官鍊兵治械以禦四裔之侮此清國之時務也崇廉黜貪勤恤斯民謹守條約無啓衅於友邦此我國之時務也若我國遠效清國之事專力於兵械則民窮財匱必有土崩之患若中國遠效泰西之制名分不嚴則

紀綱解紐必有陵替之憂若泰西諸國效東洋之規政令施為係於在上之好惡則國勢委弱必為強隣所併由是觀之雖有善法不可一朝通行於地球之上明矣今不顧國勢而遠慕泰西之所為是何異於不資尺土而欲與曹操爭鋒哉是以善為國者因時制宜度力而處之不傷財不害民務固其根本則枝條花葉將次第榮茂今之所謂時務皆泰西之枝條花葉也不固其本而先學他人之末可謂知乎當今識時務者宜莫如北洋大臣少荃李公夫以亞洲之廣清國之大豈之能談時務之人惟濼達其故而知其緩急之宜其力量智謀又足以副其所言非俊傑不能也故曰惟李公足以當之雖然但知慕李公而欲事事倣效天津則已非吾國今日之急務况泰西枝葉之末乎詩云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

巾聊樂我員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故君子之道貴乎反躬而守約矣獨修身為然乎哉陸君聖臺素有當世之志其大人宜田子讀書明理之士也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故聖臺承習家訓於古今時宜大畧取舍固已曉然於胸中而又將客遊天津以擴其見聞吾知此行非徒然也陸君勉乎哉天津吾舊所遊也北洋衙門之所在也天下之能談時務者咸聚於斯陸君其往而叩之必有與吾言相合者

災異說

夫天地一氣數也人得天地之氣而生失天地之氣而死吉凶禍福於是乎興焉是固然矣至若天之垂象運行非為人也又豈為人而變其常度哉自古論災異者皆以天為感於人事而變其象其說曰

人事動於下則災祥應於上又曰上天仁愛斯民必以災異謹告人君此皆苟且之說也秦西人精於推步豫知星象之變故斷以為無災異此亦不通之論也吾夫子之作春秋也凡有災異必謹書之苟無其理聖人豈好怪而誣民哉夫天無心而任其氣數而已人者有情故感於氣數而生吉凶焉余故曰天不感人自感天夫日月五星之行有疾徐盈縮之差然其實皆自然之數也數之極處氣亦從焉奇偶之不齊有平常焉有過不及焉其象著於上則其氣應於下於是人物之在下者感其氣之善惡而禍福成焉其理甚明此聖人所以重災異也夫天之災異莫如日食而古曆疎謬有不當食而食當食而不食之說皆妄也後世曆家推測其會合之度百無一差遂以日食為非災然太陽掩明終非吉事其乖氣已應於下天下如有

不修政之國必當其咎不可謂非災也推此以觀則飛流彗孛陵犯闕守亦皆自然之數而日食之類也凡有此等異象天下人君皆當恐懼修省克行弭災之道不可諉以非吾分野而縱恣樂禍也所謂分野者非徒為中國九州而設也一天之下有土有民者皆可以當之嘗觀高麗史凡星象之現於上者皆以麗朝事斷之無不符驗昔元魏時彗星入太微魏主問於崔浩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浩對曰人苟無覺又何畏焉國家至尊民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已而果然梁武帝時熒惑入南斗先是童謠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梁武被髮下殿而走欲以禳之後聞魏主奔關中乃慙曰虜亦應天象耶由是觀之災異之現無國不應惟在人主之善處而已譬如時令乖沴

之氣流布四方其感而受病者必自我而不能慎攝者也其不受病者必善攝而不失元氣者也夫近則疾病遠則星象皆莫非天之氣數而人之所感之理一也或曰世俗以三大月為不吉自昔有驗然月之大小自有推步之常數何云不吉乎曰雖云常數常數之中理亦寓焉夫天道虧盈鬼神害盈三大月盈之極也盈極則必大虧理之常也其下必有乖氣應焉所以忌也或曰然則自今年壬辰至甲午連三年冬月俱大盡此罕見之異也今天下之國將舉受其咎乎曰否不然夫氣數者天之所不可奈何而聖賢之所不得免也昔堯有水湯有早太戊有祥穀之異彼二聖一賢處之有道災不為害漢有陽九百六之厄君臣交章陳戒而成帝不悟荒于後庭馴致於亡故雖有氣數之變有道之國不能為災無道之國偏懼其禍此亦理

之常也今夫天道極盈天下之為人上者當各修其德思持盈之道兢兢業業不自滿假恭儉節省損上益下則必無他患若不知修省恣情縱慾則其盈易虧灾咎之應未可量也可不戒哉當此之時不獨人主為然雖士庶人亦當刻厲自修戒侈濫之慾安靜守分以毋蹈盈極之灾則其家可保其身可安不然則家索身危其感於氣者有以致之耳然則氣數平常之時雖為不善亦將無害乎曰善惡之報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平日為不善者如遇氣數之變則乖氣相感必先受其害是以弭灾之道在於未灾之先况又遇灾而不知修省者乎壬辰除夜春木園累人書

新學六藝說 丁未

國家久失教育之道以詞章功令取士才不適用事業不興因循委

靡以至于今自數十年以來科弊百出遂成劇戲之場向日功令之士亦不可得見而時事大變國隨傾危教育之關於國之盛衰如此綦切有識之士所以痛恨而太息者也今廟堂諸公博觀寰宇之勢內顧邦國之危思欲培植人材扶顛持危奉承明詔廣設中外學校授以新學此誠今日之急先務而尚恨晚矣讀書好古之士猶嚶嚶然排之曰今之學非古之學也異端也外道也禁其子弟使不入學鄉中自好者望學校之門輒面而過之小民從而效之而又甚焉日者本郡學校教師率其徒過余試步伐于庭中村人男婦環視駭嘆隣婆至有戰栗涕泣者曰是將欲奪我兒去乎畏之如豺虎魍魎甚矣俗之難曉也讀書人膠守猶如此於村婦何責焉夫所謂古之學非三代教人之法乎三代教人之法不出於六藝之外夫男子生而

將有事于四方非欲坐談空理老死牖下也六藝者古今需用之具也其目有六而無所不包道德仁義禮也六藝器也道德仁義皆從六藝中出故曰下學而上達若捨器言理理將焉附今讀書之士皆自謂聖門之徒六藝之學而察其所業則與六藝絕不相近是則非徒不解新學問之為何物並不知聖門所以教人者為何事可勝歎哉請論古今六藝之義夫守國行政不失其民之謂禮音女 故揖讓周旋之謂儀辭子大 叔治二者通稱為禮今新學之政治法律公法經濟諸學皆禮之善物也至如五倫五禮之節文儀則東西洋沿習之俗各自不同外國人儀節雖欠觀瞻至於樽俎之間玉帛之會恭敬懼洽之意則未嘗不同而質直簡易反有勝於東洋之文具此非禮之藝乎古者太學教人之法惟在於樂以中和之音養其性情作成髦

俊列于庶位舉天地盡在春風和氣之中惟樂爲然後世樂道大崩
時君世主專好靡曼之樂噍殺之音上行下效一往不返以致人才
銷落百姓愁苦亂亡相尋西人審知其故教人之法尤重音樂必使
冲融平和雄渾發揚令入生活潑自由之想增堅忍獨立之志其裨
益政治實爲不少此非樂之藝乎古者以弓矢爲制勝威敵之具自
鎗砲出而弓矢廢今日男子之所當習者在於鎗砲此非射之藝乎
古者乘馬駕車御之以節今車馬之外陸有氣車水有火船世界競
爭之大務於是乎在非有專門之學實地經驗不能駕駛此非御之
藝乎古者以六書教人僅行於東亞大陸謂之同文之國今焉萬國
交通梯航相續不習其言語文字安能交涉故六書之外各國國文
不可不學此非書之藝乎古者九章之術啓其大畧而已且布算滿

盤不勝其煩今焉以寸餘之鉛掌大之紙積萬累千纖毫不差其精
蘊之理推捷之法日新月增發前未發此非數之藝乎今之新學教
人者皆此術也此即六藝之學爲觀所謂異端外道者乎其有藝術
之古今不同時勢使然合於當世之用則一也捨此則爲仙佛世外
之教獨自修煉不以民國爲念雖不修六藝可也此之謂異端外道
也春秋之時卿士大夫入則治官出則將兵其小民入則服耒出則
荷戈當時貴賤上下無人不被學校之教育亦可知也孔門弟子七
十人皆以六藝成名其見於傳記者如子路之治賦冉求之藝樊須
之弱而能御有若之列于死士公西華之嫻於饋禮是也若夫子則
博學而無所不能集大成而不專一名蓋以生知之聖不勉而能然
猶謙謙自卑誘掖後進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學者何也謂讀其書而執其業也故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又
曰吾執御乎執射乎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古人於六藝之學必蚤夜服習執勞而確有所得然後施之於事故
漆雕開辭仕曰吾斯之未能信未能信者何也謂於六藝之旨未能
精熟故不願仕也夫宗廟會同非禮樂不能備相戎陳戰伐非射御
不能禦敵處煩理劇非書數不能辨務故無學之人不可以從政六
藝之謂也今之人尊慕虛名厭聞其實以黌堂為聖廟每歲春秋以
敗籩壞豆酸酒腐肉草草奠酌而止以為尊聖之道於斯至矣未聞
其講一藝肄一業而反斥他人實藝之學何其誤也嗚呼孰謂夫子
而歆此無名之祀哉願世之讀書君子平心徐究酌量時宜若家傳
通行之禮儀宜講明而遵守之其他則舍短取長寔事求是使子弟

人人皆成有用之器可以興邦國可以扶吾道可以保身家毋徒是
古而非今未知今焉知古毋遽自是而非人百世之下自有公論

雲養集

卷之八

終

五

雲養集第八卷終

